國聞周報

第六卷



KUOWEN WEEKLY

Vol. VI No. 44.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類

要目

國聞週報社發行

天津日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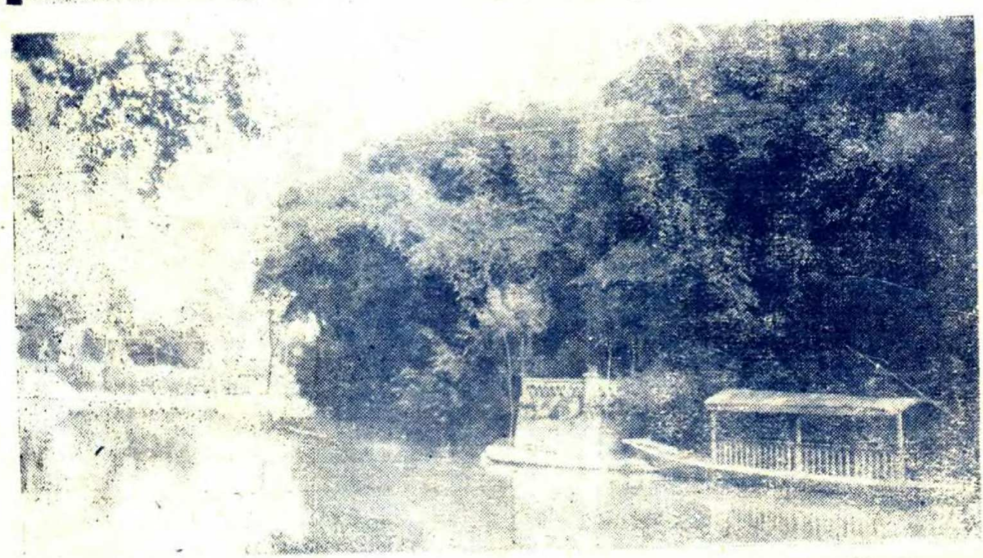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蜀中名勝

請參看木期蔣唯心君所著「蜀中掌故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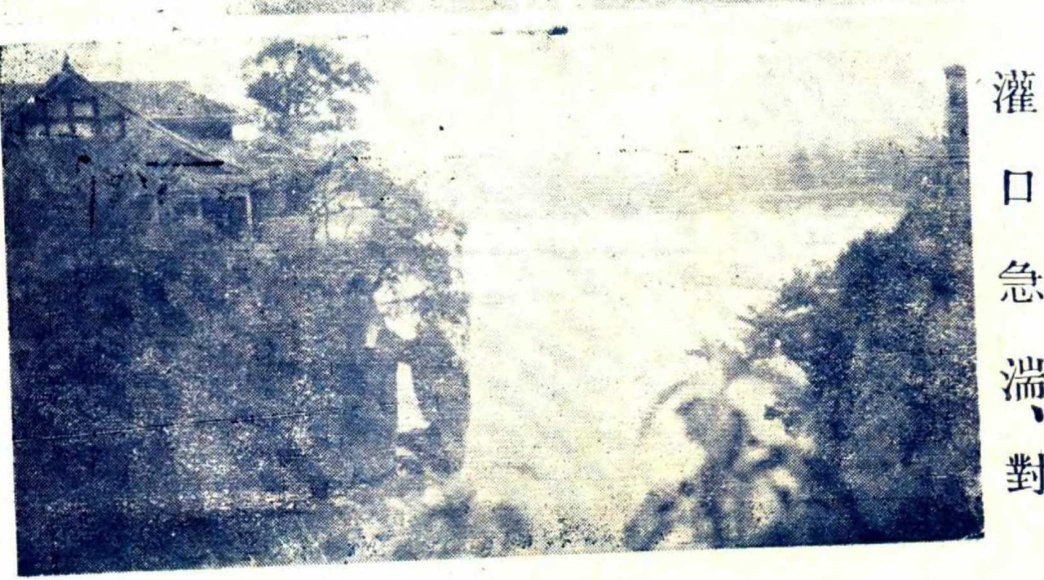


薛濤井、井旁有古楠木二株、



百花潭、艤舟亭次、青葱滿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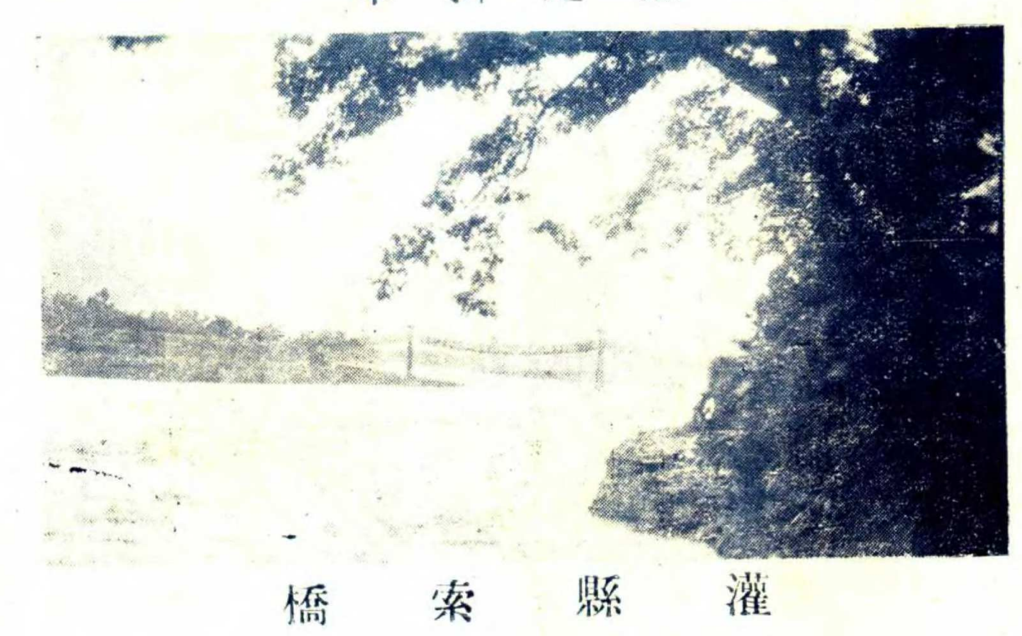


灌口急湍、對望即伏龍灘、

蜀中名勝



嘉定斜暉



灌縣索橋

國聞週報

第六卷

第四十四期目錄

本報徵求照片

本報徵求各地街市，風景，時事，風俗，照片。每張酬金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其名貴攝影。假印後奉還者。亦可辦到。來件掛號寄天津旭街二十七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是幸。



古代中國倫理學上權力與自由之衝突

美國德效騫撰
梁敬錞譯

美國德效騫君Homer H. Dubs字閔卿。昔爲遵道會（United Evangelical Mission）牧師。居湖南湘潭甚久。深研中國學問。近年返美國。任勿吉尼亞省Marshall大學教授。德君著有「古代儒教之範成者荀子」Hsü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一書。倫敦Arthur Probsthain書店發行。又嘗撰The Failure of the Chinese to Produce Philosophical Systems一文。刊於通報第二十六卷第二第三合號。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譯爲中文。改題曰「論中國語言之足用及中國無哲學系統之故」。登該副刊第六十四期（民國十八年四月一日）。德君接閱譯文之後。復以此篇見寄。原題爲The Conflict of Authority and Freedom in Ancient Chinese Ethics。登載美國The Open Court雜誌第四十一卷第三號。茲爲譯登本報。編者識。

此文之作，在乎敘述中國人對於倫理學上權力與自由一大問題其思想發展之經過，而此一問題者，固爲諸家倫理學統系之基礎也。個人之行動，究否應以外界權力爲指歸，抑得自求其行爲之法則，此足以啓倫理學說上之大糾紛。上古中世之時，中國人之思想皆奉孔子哲學，而取權力主義。吾人今日於道德一端，力抗外界之權力，而不知上古中世之時，全世界皆重權力也。觀夫法利賽人之守法主義，婆羅門之教律，天主教會之威權主義，與夫柏拉圖理想國中之哲君欲以無上威權臨其民，凡深思細計之結果，皆趨重於權力，則吾人又何怪於此說得行於中國。所可異者，獨在中國，權力乃備受抵抗耳。

中國財產商業逐漸發展，其始也以數叢城市孳處於內陸，啓交通，與文學，立文化之中樞，其狀況皆與古希臘相彷彿。然其不同者亦夥。（一）其最異者，則中人顯着之歷史觀念是也。當孔子之時，人民心目中皆認中國爲古國。以爲中國歷史有載籍可稽者，可五百年，而溯其傳說之源，猶不僅五百年而已。故吾人可知中國上古之歷史觀念，實使其當時思想與今世爲近，而與古希臘之含時間而究虛理者相去甚遠也。同時以權力發生甚古之故而益受人尊重。（二）中國之政治學說以君主爲政治組織之中心。當戰國之世，君主勢衰，正統力弱，於是諸子爭鳴，莫之或遏。然王輔之傳留，實大有助於理想政治制度之發達（故亦有造於倫理之學說）。任此制度之中，以聖王賢君操持國柄，此較諸柏拉圖理想

國中以哲王秉國權者，尤爲便利，則又其不同也。(三)中國無奴隸階級，其種族相同，故得免戰端。據傳說所云，雖無確據，謂中人來自西方，其得佔有此陽和之地帶者，純藉和平侵略，而不尚武力壓迫，蓋皆和順之農夫，而非好戰之牧民。是以眞純之民主政治，與夫治人者及治於人者利益相關之團體，吾人於他處所不可得而視者，於中國所見爲獨多。此其三不同也。

上古中國社會之制度，實基於家族與部落之組織。其家族之制，則顯然族長制也。其父或祖，握有主權。其子孫親屬，並其妻孥，皆群處於一宅。其所奉之神，大抵皆其可敬之先人。蓋爲先人者，亦當關懷於其後裔也。此種敬先人懷後裔之念，所以促其家族入於更大之統一。於此種較爲安定之農民生活中，年事高者，嘗得位與勢。故時人之所慶者，乃欲享大年，得受族長之榮譽，而獲全族之尊崇。即至於今日，人生所希望之三多之中，壽仍居其一。於是長幼之別明，而名稱之異見。兄，弟，姊，妹，伯，叔，嫂，娘之名詞，其別密且細也。自是從而深思之，則孝敬二德係焉。尙有所謂禮者，其義可譯爲禮節，禮儀　或禮教，蓋爲儀式風俗宗教朝廷以及舉止禮節之總匯，亦兼括上述二德於其中。禮之觀念爲歷來道德之宗，而包涵古傳制度之價值。

孔子者，中國之蘇格拉底也。生於蘇氏前約七十餘年。嘗急欲造成禮典，以振救當時日就淪亡之道德。其立意正與蘇氏同。孔子以倫理爲其哲學之量與質，此亦與蘇氏無二致也。孔子爲忠實之職官，故其哲學遂以政治爲之鵠。

孔子以仁爲其倫理之本。(原註：按詩書必爲孔子以前之典籍。詩經中仁字僅二見，禮字則六見。書經中仁字僅五見，禮字則九見。故知至孔子之時，仁方成爲重要之倫理概念。禮記中仁字凡四十一見，論語中則五十四見，可證也)仁之學說，在當時之倫理思想爲僅見。論究其義，衆見紛歧，莫衷一是。然孔子自釋之曰，仁者愛人。又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見論語雍也末章)換言之，仁也者，乃以已之所好，施諸他人，乃德之極，(好仁者無以尙之。見論語里仁)而君子之謂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見論語里仁)然仁非吾人所謂愛也。孔子曾詳論天然與社會中人與人之關係，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每倫之中，悉有尊卑之分。尊者之態度，必有以異乎卑者。故仁之爲愛，非平等之愛，而爲長上之愛。與其曰愛，毋寧曰慈與惠也。(原註：詩經及書經中之仁字，皆慈惠之義。指君主宰輔而言。)

雖然，孔子之於仁亦不一其說。仁爲德之極，遂兼包諸德，而成德之本身。其所包羅，固不僅一愛而已。孔子嘗釋其義，爲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答子張問仁)然此五德可爲衆人所同有，不必爲尊長所獨具也，

孔子持此概念，實便已脫離其權力之倫理學。仁也者，猶所謂以已所欲，施諸他人，蓋爲通則，而非行爲之成法。故仁之實施，惟良心是賴，其爲通則，在人之自施而已。吾人於此，當憶孔子之言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文字，反語利於正語，故此否定之語氣，乃由於中國文字之特異。孔子舉相互原則以闡明仁之爲義，其如是云云實無異於「以己之所欲施諸他人」一語，乃

示仁之原則，而表現之於肯定之語氣也。孔子所謂仁之義，至是遂有所止。然此仁惠或仁愛之說，絕非在所必從之規律，乃不過爲一原則，時可探發新義，而異其用。是則此爲自由之原則，而非權力之原則，以其盡可衝破已定之範圍而出也。若是，則仁禮對峙。當時之人習於法典，無怪乎其屢問仁於孔子，欲孔子以具體方法，釋仁之義，俾人民之能瞭然於仁。猶其能瞭然於禮典也。孔子發明仁之原則，欲一貫用之，遂至反背古教而大倡個人自決之權，亦勢所不能免者矣。

然孔子固未嘗覺察此新原則之所止，至於此極。孔子深不欲與古人相背，且亦未嘗瞭然於仁之涵義。其述仁也，則釋之以禮。曰「克己復禮爲仁。」而其目則爲「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是孔子亦昧於自由與古傳權力原則之分。仁爲新義，禮爲時人之所習，則孔子之言仁，當較多於言禮。乃計其論仁之數，僅與禮同。又孔子深喜禮儀。故知其重禮，固不下於重仁。無怪乎其高徒子曾子之門，視孝敬爲二大德，而孔子影響之所及，遂仍趨重於歷代流傳之禮德也。

儒家爲古禮教之保存人明矣。觀其删訂古籍，保存先聖之道德生活規範之傳說，而發揚之，足以知其爲自由之保守派，非急進派也。其目標在乎變今以求返其理想生活於昔日，而不求更善狀況於將來。故吾人欲明急進派之運動，當捨當時儒宗而他求。

於中國哲學鴻濛初闢之時，老子屹然爲拔萃之才。老孔二氏，實定後世哲學之程序。老子以爲美醜，善惡，難易，長短，聲音皆相互而成。無惡不有善，無醜不有美。故其去惡之方，至顯且獨。滅善絕惡，去其對待者，使人類返於混沌之域，不知善，不知惡。使生於此谷之人，隔山望隣村而聽雞鳴，終其身而不一往，渾渾噩噩，無知亦無欲，此種無爲之道德學說，固不足以動當時孜孜務實之中國人，然足以顯示倫理學上之新方向。其道德原則，歸諸大一，影響於後世之倫理學，非淺鮮也。

墨翟幼於孔子，與孔子同爲魯人。其爲勤行之官吏，亦如孔子。所異者，孔子僅示其同情於治人者，及其治術，而墨子則兼及人民，及人民切身之艱難。故墨子之倫理學已臻於平民的，而非貴族的也。墨子或即出於孔子之門。然以其少年盛氣，不滿於儒家之偏重禮儀，遂取此新原則之仁，世界化之、平民化之，而成其著名博愛之原理。於是不得不爲孔子之所不肯爲，背古而創新說，俾不爲古傳禮教之所囿，而力抗舊社會之攻擊。墨子自知其惟賴其理想之神妙，與其理論之健全，以動時人之聽。故效老子之所爲，抽繹其學說之諸原則於一理，即所謂何者爲利是也。墨子學說，實利之主義也。而以博愛爲之綱。並創有若干定例。諸事旣皆可引申於一理，無怪乎此精密體系之動人，而墨學之所以足爲儒教勁敵，而力與孔學爭衡也。

不幸墨家後人，皆無墨子之英偉。其後起之秀者，又皆趨於玄學與論理學之一途，而不及於倫理學。別墨之徒，亦如芝諾(十二)及希臘詭辯家之流，降爲論理學上之講說問難，而不謀爲中國倫理上宗教上之復興者。墨與儒抗衡旣數百年，又常遭儒家之抨擊遂終就衰亡。

老子之消極主義，與相對主義，皆可見於爲我之楊朱。自楊子觀

之，萬物之生，爲保我也。故其道德之標準，亦以從我所好爲歸。楊子力攻昔日之道德，而勸縱慾求樂之人與避世獨善者，孟子嘗譏之曰，拔一毛而利天下，楊子不爲也。儒家重孝道與合羣，置我於家族及社會組織之中，此楊子之所深反對者也。楊子之影響至普，而中國家庭之休戚相關，實有以防楊子學說之滋蔓。

使孔子可稱爲中國之蘇格拉底，則孟子實爲中國之柏拉圖。孟子固與柏拉圖晚歲同時也。柏拉圖深好玄學及論理學，孟子則不然。然孟之發揚師敎，固與柏同。孔子及後儒，均以倫理學及政治足以構成哲學之全，此外皆爲贅或有害，孟子亦然。孟子覺一哲學之能動人，在其基於一定之原理，如墨學然。又與當時哲人同以爲物之自然者善，遂以性善爲儒家倫理學之基礎。惟其認人性無善，故人類天然情感之宣露，便足以造成全部倫理學。

孟子之言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此種倫理學，基於率性之說。若遵此而行，足使孟子脫離儒家思想之正宗，亦猶墨子受其學說之驅使而叛古。良以此發展個人大賦之原則，勢必屏斥外界之權力。便個人盡能求其眞理，誠何所用於先哲與其所定之規則，又何所用於今日吾人所認爲哲人之孔子之敎誨，更何所用於任何權力。人恃諸已，可矣。使孟子稍無畏縮之念，不步前人後塵，則或能昇其學說之所至，而脫儒家之羈絆，猶墨子之所爲。顧其羈絆堅不可脫，孟子卻退，恪效儒家而重禮。然其視禮，固不若他儒所視之重也。或曰，孟子附諸德於禮，皆厚葬其母，滕文公之父死，孟子敎之定爲三年之喪，甚且謂葬親重於事親，（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乃可以當大事）其注重禮儀可以見矣。然其所謂禮，非求諸辭讓情感之中，蓋亦不過得之於古傳之規矩，如其他儒者然。

莊子者，中國之海拉克里圖氏 Heraclitus 也。獨能反前此哲學務求實行之習，不談政治學說。謂變爲一切之本，而視萬事萬物爲相對的。莊子爲敏銳之批評家，洞明諸家之弱點，而指摘之不遺餘力。其非墨也，曰公理不如詭辯之動聽。其非儒也，曰萬物變化，皆屬天道，奚必謀所以更正之哉。莊子舉先哲之弊點，而攻其失，且評及至聖孔子之本身，尤非難儒家之禮儀。莊子惡儒家喪葬之繁文，以爲「眞悲無聲，」「眞在內者，神動於外，」「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以上四句見漁父）故其所敎，乃定命主義與道德的相對主義，其學之所至，能使人安運命而遺生死。

儒敎至是已臨危地。儒家深知託身於前人遺敎之危，與保存前人遺敎之重要。然外受劇烈之攻擊，內則其領袖（孟子）有移易基本原理之舉。儒敎之勢　似必式微。幸而此時有第三領袖（荀子）出，以拯救之。

荀子與孟子同時，而幼於孟子。其整理儒敎，俾成有統系之哲學，正猶亞里士多德之整理柏拉圖哲學，俾成世界第一哲學系統。荀子者，孔子之信徒，敏銳之批評家，而兼精密之思想家，實使儒敎成爲中國之保守派及權力哲學之定形者也。荀子亦如其他儒

者，於玄學無專好。顧其說牽入玄學之處，較他儒爲多。嘗以攻伐諸家不經之學說，並審定儒家之公理及教旨爲己任。當世認爲儒宗。

荀子深知孟子以論理學爲人類情性之發展之原則，大失孔子之本旨。又瞭然於儒教所處之地位，知儒教偏重權力，非如異端之偏重自由。並能於其權力主義中，爲仁求其地位。至於其政治學說，大抵皆同孟子。惟於其倫理學基本上認孟子爲未具儒教之精神，故評擊孟子性善之學說。

孟子之學，基於性善之臆說。荀子則道性惡。而於擾攘之世，荀子殊無難擇顯例以實其言。其性惡之說，固不爲人類飾其非，而可爲權力主義造深固之基礎。天主教士，嘗見及此，故必先掊擊人性之卑劣，遂使世人之有罪須懺悔者不能舍教會之教導扶掖而自求眞理。然荀子未嘗以人性爲卑劣，以人類爲墮落，如天主教士之所云。僅謂人性如放縱之，必就於惡，故儒家所謂道，乃爲扶植人性而匡之於善所必需。此其性惡之名說也。

荀子欲爲儒家制定之道德確立基礎，故言性惡。其說爲當時思想中所不得見者。欲以此說爲基，則道德之成典，顯爲需要，是以荀子以禮爲要德，而揚之整之，爲前此所未有。其言頗有與禮記及大戴禮不合之點，而大爲司馬遷通鑑所引據。

然而荀子所據之舊典，果何所從來者耶。荀子不信天，不信神，則上天之默示不可用也。荀子將淡然應之曰，聖人聖王及先哲之啓發中國文化者實創此典。然則先王又何所從依耶，曰得之於性靈。先王之性靈　雖無以異於凡人，惟其能自磨勵，故能越其所囿，而達於至善之境。是故凡人皆可步武先王，自勉自勵，以求進於聖域。荀子至是乃爲孔子所謂仁之說求得其地位。以爲仁乃聖人之特徵。聖人已登峰造極，故能行無不適，辨無不明，縱性任情，無往不合於正。於是自由與權力得其妥協聖人之身。

此爲儒教變形之終結。而權力主義之所以得行於儒教者，下列之事可以明之。是時墨說衰亡。老莊之學降爲幻術神仙之道。其所謂道，乃往昔中國靈魂主義之流傳，而爲孔子之不强不知以爲知之學說與荀子之懷疑主義所屏諸儒教之外者也。儒家既爲中國哲學之正宗，於是創定理，立[illegible]則。及戰國季世，荀子以此不欺之性惡學說，而遭人譏斥。漢時學術復興，大儒董仲舒頌揚荀子。唐時文宗韓愈次荀於孟。逮至宋代，可稱爲儒教之聖亞規那（St. Thomas Aquinas）之朱熹力譏荀子爲不當。朱子以爲性者，天然之謂也，實包羅萬象之天性，固不僅人性而已。今謂性爲惡，是謂萬象皆惡。荀子之不當，從可知矣。然荀子所講儒教之本旨爲權力一說，已深植於儒教之中，即朱子亦承認之。此說遂爲儒家教旨之中心，而後世學者遂不得不附和荀子對於儒家教旨之解釋。朱子取荀子性惡之說，而更變之。以爲人心難純，而常入於過。匡之則純，縱之則亂。故必距詖行，息邪說。朱子雖推崇孟子，而其倫理學說之基礎，則宗荀子。王陽明良知之說，實宗孟子率性之教，然世竟斥王爲異端。

是則權力雖未嘗不遭勁敵，而其得行於古中國，與其能行於古代其他各國，固無異也。今則西力侵入儒家之中古思想主義，中國人正回顧先秦哲學之光榮，而重評其價值。於是自由與權力再戰

。而吾人於此庶可覘新績也歟。

編者按此篇大旨，可撮述如下（俾讀者一目了然）。禮爲中國古傳之舊規範，仁則孔子所倡之新學說。禮以權力爲本，仁以自由爲用。孔子以仁（自由）與禮（權力）並重。孟子言性善而重自由。荀子主性惡而復重權力。荀子謂聖人爲仁之至者，故世人惟當效法聖人，此遂成爲儒家之正統學說。厥後朱元晦宗荀，王陽明宗孟，而權力之概念終爲中國之正統道德學說。由今以往，則不可知矣。

中國魚類之新發現

過穪祺

友人張君春霖。携在長江流域所採魚類標本三百餘種。受文化基金會科學研究社補助金。來巴黎大學博物館研究。近聞已發現新種若干。昨訪張君於研究室。就所聞及。撮述如下。想亦國人所樂聞者歟。

有四川魚土名水鼻子者。口在頭之腹面。周圍滿佈小突起。排列成行。如吸盤然。又有土名鮎魚者。口之構造與前魚同。惟體較高。二者係同屬。此屬全世界僅發現二種。且其位置。在分類學上實可另立一附類。又有名墨魚者。口成盤形。又有名燕雀魚者。體高色美。南京人嘗呼爲魚王。又有所謂鯉鰍者。形狀尤奇異。口後有八鬚。中間二對排列成四方形。稍短。前後各一對則較長。鰓腔內鰾分二部。喉齒二行。鱗之排列。在側線者最大。漸上漸下。均逐次減小。至背及腹。則無鱗矣。此魚介乎鯉科鰍科之間。全世界亦僅發現一種。此外尚有多種。均甚奇異。茲不贅述。

張君近方繼續研究。其已鑒定者。早作成論文。在法國動物雜誌及博物館雜誌登載。張君並被舉入法國動物學會及中央魚類學會爲會員云。



太平洋討論會特紀

前溪

（一）由天津至漢城

記者隨同出席太平洋討論會中國代表諸君。於十月廿日晚由津乘北寧通車出發赴日。一夜無所聞見。惟車中溫度忽冷忽熱。頭等臥車內發現臭蟲不少。不能安枕。天明時方入夢。而床被單薄。同人又皆感奇冷而醒。今日環境之下。在中國旅行。此種況味。吾人久經飽嘗。安之若素。惟同人中有一二人習於西洋式之生活。而不常乘中國國有鐵路之頭等車者。自不免少見多怪。在車中大罵不已。至同行中之一二三外國代表其冷笑不言面孔。更令人不敢仰視也。廿一日早。車出山海關後。同人皆聚飯車中雜談。隨意左右眺覽。忘其疲倦。午後七時車抵遼寧南滿車站。青年會閻寶航君代表國聞通信社陳語天君。均來站相迓。閻君代表見告。遼寧有志者已在青年會開會歡迎。囑代表諸君立即前往。並云已訂好車位。可於當夜十時五十分乘安奉通車赴朝鮮。同人當即隨閻君代表同車赴會。在車中匆匆一瞥。世人所宣傳遼寧繁華情形。表面上亦得幾分之認識。其與上海天津各商埠不同之點。即西洋化之中。皆參雜日本化。令人不安之念。油然而生。記者以為此種淺顯心理作用。凡是中國人到遼寧者。大都不能免也。車抵青年會。閻寶航君即一一握手招待。導入會場。群衆皆起立歡迎。其殷摯盛意。殊可感也。但同人等因夜間在車中未得安眠。匆匆下車時已近八時。尚未晚餐。頗感疲倦。遂公推記者代表致感謝之辭。未能一一演說。請群衆多所指教。至為歉然。八時半散會。遂在青年會食堂內晚餐。列席歡迎者之閻寶航郭道甫蘇上達三君。王正黼夫婦。暨其他知名之士。均列席會談。記者向不識郭道甫君。而頗耳其名。終席頗奇其沉默無言。而記者頗思與言。又苦無機會交臂失之。頗引為憾。食畢。閻君即引至別室。出日本太平洋討論會新戶博士致日本各鐵路照發頭等免票通函。並附印好行李標識。分送各代表。一一皆準備齊全。記者頗有所觸。因出席太平洋討論會之中國代表。乘中國國有鐵路不能免費。而乘日本國有商有鐵路。轉能免費也。接洽事畢。王閻蘇諸君即偕赴車站。至十時五十分。車即出發。南滿車設備情形。早為諸君所知。勿庸多述。所難為情者。甫下北寧車。即上南滿車。比較太近。感覺太切耳。尤難為情者。有二三美國代表。適與吾人同行耳。二十二日早車已抵安東。即進入朝鮮境。白衣烏帽。漸入望中。朝鮮人歷史上著名擅長之水田。較前更覺井井有條。日本人數十年來努力在朝鮮童山中之植林事業。木漸成抱。有百十八家居住之村落。即可發見烟突高聳之工廠。每站皆有產物。整齊堆積以待運。種種表面現象。較諸十餘年前記者遊朝鮮時所見。皆有進步。唯朝鮮人道貌岸然。而態度閑逸之情形。即今猶如昔耳。一二等客車中。朝鮮乘客殊少。吾人在車中終日。殊未得與鮮人接談之機會。至為遺憾。晚八時四十分車抵漢城。同人相約在漢城遊覽一二

。日遂下車寓於日本式之京城旅館。因漢城適開朝鮮博覽會。所有著名歐式大旅館。早經人滿。

(二)漢城一瞥

二十三日早。同人相約先至梨花女子高等學校訪金活蘭女士。金女士為前次出席檀香山第二次太平洋討論會之朝鮮代表。與同行中中國代表二人素相識也。相見甚歡。惜此次太平洋討論會。金女士已不能出席。且因學校課事極忙。記者竟未得與金女士多談之機會也。

此次太平洋討論會朝鮮代表不能出席之原因。同人在平已有所聞。太平洋討論會章程。本以 Nation 為單位。所謂 Nation 者。意義注重在民族。不注重在政治。故朝鮮得獨立推舉代表參加第二次會議。修改章程。定為以 State 為單位。完全係政治性質。而解釋 State 為兩種。一為獨立國家。如英•如美•如日• 如中國者是。一為自治國家。如坎拿大•如澳洲者是。照此解釋。朝鮮自不能獨立選舉代表出席。此次會議。朝鮮如舉代表。祇能作為日本代表中一部分。而非朝鮮人所願。朝鮮方面會員。乃提議修改章程。請以一民族為單位。而其勢又非日本方面所能容許。故截至現在。交涉一無結果。此次會議。朝鮮方面自不能有代表出席。此後若修改章程之時機不至。太平洋討論會。恐永無朝鮮獨立派代表之日矣。嗚呼哀哉。

同人別金女士後。即驅車參觀朝鮮博覽會。適逢其會。機不可失也。此次日本創辦朝鮮博覽會者。因一千九百零十年。日本完全取消朝鮮國家名義。將朝鮮全土劃入日本版圖。至今已屆廿年。為紀念此二十年日本統治朝鮮之成績起見。特開朝鮮博覽會。以宣傳於世界。表彰日本之能力。故其意味極為深長。而在朝鮮方面言之。即無異亡國二十年之一大紀念。其意味或者更為深長。同人車抵博覽會。見朝鮮遊客如潮湧。以團體名義參觀之衆。一小時間有數起之多。似無多大感觸者。然異哉異哉。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也。然晚間晤鮮友。知不願往觀者亦頗有人。博覽會址即在景福宮與總督府之旁。同人入門。即索案內閱之。因時間關係。擇其要者遊覽。產業北館與南館。最有精神。一方在表示朝鮮產物之增加與日本需要之密切。皆有數字表示。一方在表示日本內地工業品之精美。以介紹與朝鮮人。極盡廣告宣傳之能事。其次可注意者。為社會經濟館。宣揚日本對於朝鮮廿年來如何努力之成績。社會部分。首將日本對於鮮民之救災卹貧及其他關於勞工貧民救濟共濟種種照片陳列。繼附以各種表圖各種標識。各種數字表示之。並在極注目之點。陳設活動電影。將各種社會事業之情形。不斷的表演。以實況宣示於觀衆之前。其用意可謂深矣。在鮮民觀之。不知當如何感激。即在吾輩外人觀之。亦不能不讚許日本施治之周到。記者特別注意。已出門後。又復前往細觀。則見其附有一關於此種社會事業由地方行政費中支出之總經費數目表。大正九年臨時經常合計。為日金三萬三千三百九十三元。以後每年均增加有限。昭和四年之現在。臨時經常合計。亦僅為日金五萬八千一百四十二元。以如此區區之經費。舉辦此各種社會事業。而能得如其宣傳之莫大成績。值得設專館以宣傳世界。誠不能不令人大吃一驚。朝鮮十三道之大地方行政費中。每月支出總數不足五千元。社會事業之經費。每道實攤分四百元不足也。宜乎晚間詢之鮮友。則皆言毫無所覺。始知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矣。經濟部分。將貿易工業金融各項。以數目字表示。二十年之進步。幾莫不以十百倍計之。誠可觀矣。至出口處。有一極妙宣傳之數目表。時刻以電燈發光表現之。即內地日本

人每人負擔爲日金二十六元零一分。內國稅部分爲日金十五元零九分。其他部分爲日金十元九角二分。鮮朝人每人負擔爲日金四元二角一分。內國稅部分。爲日金二元二角三分。其他部分爲日金一元九角八分。統觀全館。其用意在表示日本對於朝鮮社會事業經濟事業如此努力。而朝鮮人之負擔。不及日本人六分之一。日本之施治。眞可謂仁至義盡矣。記者舉以詢諸鮮友。其答云。內地之稅。在朝鮮應有盡有。鮮人每人之納稅率少者。正足以表示鮮人今日經濟上生活上之地位也。同人次加注意者。即爲與臺灣館並列。與樺大館北海道正對列。與陸軍館海軍館斜對之滿蒙館。入門正中。即係地圖模型。以電燈發光表示各種交通之道路與機關。懸掛「超越國境開放共存共榮之花」電燈放光之大字牌。已足令吾人多所領悟。其他陳列。用意均極周至。足已鼓勵日人鮮人奮勇之精神。其陳列中有一部分。完全關於間島者。將山川形勢國界用模型表示。吉敦路未能開通至鮮境一段。特別用雙紅線勾出。日本領事館所在地點。用國旗表示。並懸掛一牌云。間島琿春等四縣住民。鮮人占十分之八。中國人祇有十分之二。更用特別木牌表示中國人與鮮人歷年增加之數目字如次。

△明治四十一年　鮮人八萬九千人　中國人二萬七千八百人

△大正元年　鮮人十六萬三千人　中國人四萬九千人

△大正六年　鮮人二十二萬零五百九十三人　中國人六萬零四十五人

△大正十一年　鮮人三十二萬四千人　中國人七萬一千人

△昭和二年　鮮人三十六萬九千人　中國人九萬五千人

△昭和三年　鮮人三十八萬三千人　中國人十萬人

此大段陳列之用意。除專鼓勵鮮人放心勇往赴間島方面外。或尙有較深之意味存焉。總之。滿蒙館極精。日本之精神存焉。較之鄰接之臺灣館陳列品。專以廣告臺灣商品爲事者大不同也。時已午後一時。同人遂匆匆出館午餐。時間所限。惜未能一一遊覽。陳述於讀者之前也。

午餐後。代表諸君決定盡半日之力。遍訪華韓友人。記者亦急於欲得若干簡單材料。藉爲通信之資。亦遂隨行。迄夜晚九時半。始得歸寓。將各方談話與夫同人質詢之各種答案歸納言之。第一●吾人確認識日本統治朝鮮二十年來之能力。第二●關於政治經濟敎育三項之日本化第三●朝鮮人事實上思想上之影響觀感若何。關於第一項外人與夫華人一遊朝鮮者。多能言之。勿庸贅述。關於第二項。就政治言。祇有日本人之政治。並無朝鮮人之政治。所謂三四朝鮮人之高等文官。若干極普通下級文官。不過略資點綴而已。如何施治。如何立法。當然均非朝鮮人所可過問。所得發言。朝鮮人除李王宮一百名衛隊外。別無當兵之權利與義務。唯警察則約有半數爲朝鮮人。概以日本警官統率之而已。就經濟言。朝鮮經濟狀況。二十年來之發展。至爲可驚。無論何項事業。進步程率。皆以十百倍計之。記者已述之於前。所應附陳者。即此種經濟事業十九以上皆爲日人所有。而非朝鮮人所有。朝鮮人資本所成立之銀行。聞不過七八所。最大之資本額。僅三百萬元。各種實業機關。亦復如此。鮮人富力極爲薄弱。日本人所辦之銀行會社。據聞鮮人亦頗少投資者。甚至鮮人唯一財產之水田與夫各種土地。亦漸漸出售與日人。蓋兩方國民之富力完全不同。加以鮮人經濟常識不充分。不能知經濟大勢之所趨。所有美產。既不能保存發展。亦不克待價而沽也。至於敎育一部分。朝鮮人除勉强得受日本化之中學敎育外。日本化之高等敎育。已頗少肆業之

能力與機會。日本在漢城所設之帝國大學。朝鮮人在學者。聞不過五六十人而已。餘皆爲在鮮之日本人也。至赴海外留學者。數雖較二十年前稍增。然其父兄大都不願子弟習政治法律之學。以其歸來無所用也。即學農工鑛者。聞歸來亦頗少進身之階。故鮮人出受海外高等敎育之前途。據鮮人所言。似難樂觀也。綜政治經濟敎育三者而言。與其謂之朝鮮人之日本化、毋寧謂之在朝鮮之日本人之日本化。朝鮮人在日本化中。實不能占得何種重要地位也。關於第三項。可分述爲二(一)爲物質之壓迫。(二)爲精神上之壓迫。物質上之壓迫。就記者表面觀察。似上中階級所受影響爲大。舊日上中階級之鮮人。鮮有能保持舊日之經濟狀況者。且近亦鮮有在中下階級之鮮人。進而取得上中階級之資格者。至於中下階級所受物質迫壓影響甚少。觀其生活。無論表裏。均不得謂之較李朝時代更壞。故鮮人對於日本物質之壓迫。上中階級感受多。中下階級感受少。鮮人若終甘於作勞動者。似不至特別對日本發生鉅大之反抗也。精神上之壓迫。當然一般鮮人皆有多少之感受。然凡未受過相當敎育者。其感受影響。當然輕微。而有相當敎育之人。就鮮人言之。畢竟少數。加以日本警探之得力。不惜鉅費。除取締事實外。並進一步取締思想。鮮人中之有思想者。當然少活動餘地。故吾人聞諸海外鮮人所謂朝鮮獨立運動進行如何如何者。一入朝鮮境。轉寂然無所聞知也。然記者有一特別之感想。即日本統治朝鮮政策、似不注重鮮人之同化。將鮮人完全置諸日本人下之另一較低階級、政治法律敎育之各種國民的特權、皆不使之與日本人同等、鮮人仍保存其特殊之語言衣冠與夫習慣、數十百年後鮮人當仍爲鮮人。天人之變化莫測、自未可據今日之現狀。遽斷定鮮人之將來。必至如何如何也。至於在朝鮮華僑情形。聞據中國領館及日本警署兩方調查。平均其數目。約爲五萬人左右。十分之九以上爲勞動者。以木石工作爲多。商人不過千百人而已。從前商人。均以販賣中國貨物爲主。近則大都代售日本內地貨物、一因中國貨物海關稅加重。二因日本貨物精廉而運輸便利。中國貨自非日本貨之敵也。日本貨尚可由中國商人代售若干者。因朝鮮人習慣。中國商人熟知之。可以允朝鮮人賒帳。而日本商人不能也。勞動者多而商人少。北方人多而南方人少。華僑之經濟勢力。當然可知。華僑之敎育智識、亦當然可知、除領館附設兩級小學、有百餘小學生外。華僑中子弟頗少在朝鮮受高等敎育者。華僑與鮮人情感、自上年十一月中因東省韓僑事件。朝鮮中下階級人。曾有報復的暴動以來。頗多不穩小事件發生。一因鮮人無識、不知東省韓僑事件、不起因於華人之厭韓僑、而起因於華人之投日警。一因華僑無識。不知向韓人解釋。而祇知作無聊鬬毆、加以華僑不習日語。祇知鮮話。日警中半爲鮮人。遇有事件發生。遂完全歸鮮警任意支配、顯有左右袒、故在鮮華僑之現在。頗處於極困難之地位、幸有敎育之鮮人。深不以此種舉動爲然、而日本警官責任所在。鮮警不公平情形。亦頗知之。遇事尚持大化小小化無之態度。若華僑方面。以後智識苟能增進、知向韓人作解釋自衛之法。或者將來可望相安無事乎。

(三)由漢城至西京

二十四日早。同人由漢城出發。記者頗惜在漢城滯留時日太少、一切皆係表面觀察、接觸之華韓友人亦不多。恐所見未盡而所言未當也。由漢城至釜山途中。終日車行山谷間。而無一山不林木蒼翠、無一谷不畎畝縱橫。過路亦復修整。房屋亦多新築、此二三十年中日本努力開發之成績、充量表現。然觀其種種建設部署、皆極普通平常。記者自信中國人之

能力。可以優爲之者。前清時代不必論矣。入民國以來。苟能早日着手。則此十八年中之歲月。舉凡在朝鮮所發現之新氣象。無不可在中國各地見之。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是非全國人民之咎也。乃歷年當局之罪也。在車中不勝感慨之至。晚抵釜山。即時移輪渡海。風浪甚大。二十五早抵下關。即有多數日本新聞記者來訪各代表談話。以中國時局及滿洲問題爲中心。爲種種之詢問。車早九時開行。記者得重覩二十年前之日本。殊多懷舊之感想。都會情形如何。尚未得考察。僅就車中所見鄉間情形。已令人感覺其進步之猛且速。左右眺覽。不是潔淨之田舍。即是整齊之禾稼。蒼翠之森林。土地闢田野治簡單之形容詞。不足以盡之。可謂極盡地力與人事。較之在朝鮮境所見。自然有上下床之別。尤其人口之稠密一點。引人注意。記者雖欲不恭維蓋不可得矣。以如此有能力之稠密民族。爲我中國之近鄰。中國人應當如何警悟。不待記者言矣。別來二十一年矣。此二十一年中中國情形與二十一年中日本情形相比。而記者在車中難過之情形。當不難爲讀者所諒察也。車七時抵姬路。即有大阪朝日新聞記者知識君上車訪問各代表。所詢問各事。一如在下關時。知識君隨車同抵大阪。即有該館寫眞師到站。約各代表下車攝影。至十時車抵西京。同人遂下車分別投宿于京都旅館及都旅館兩處。

（四）太平洋討論會前情形

大會開會。定廿八日。赴奈良開預備會之各國代表。均于二十六日同回西京。各國代表亦均于二十六二十七兩日紛紛報到。都旅館爲會場所在。各國重要代表大都寓此。此兩日中情形。極爲緊張而熱鬧。所有會議中問題。已在奈良決定。各報均有記載。且日本報紙關于此種之記載極詳。中國報紙不難轉譯登載。似勿庸記者重複陳述。記者所注意者即爲一般報紙所未登載之情形。特錄之以供讀者之參考。

㈠朝鮮代表出席問題。聞已由太平洋討論會理事會發出請簡。希望此次朝鮮代表仍照現章出席。（即作爲日本代表之一部分。非獨立的代表。此事經過。已詳前函）出席後。朝鮮代表儘可提議修改章程。如其結果不能滿朝鮮人之意。下次不再參加可也。截止本日。朝鮮代表尚未答復。觀會中各國代表之意。對於朝鮮不無多少同情。頗思執調停之勞也。

㈡日本方面注意之點。自在滿州問題。各國代表憂慮之點。亦在滿州問題。所謂緊張空氣者。會內外人似均以此問題爲包圍之中心。故在奈良預備會中。特將此問題置於文化問題及外交問題之後。（十一月四日五日六日均議此問題）以免首起衝突。在此數日中。各方先盡疏解之力。二十七日午後二時。關於此問題。已先開一分組委員會研究討論此問題之程序。據聞或將分四段討論。（一）滿州問題歷史上之開展與事實。（二）中日兩方主張之意見。（三）各主張不同之點。（四）結論。關于第二項。日本方面已提出七項意見。中國意見尚未提出。于是遂決定明日午後再繼續開分組委員會。將中國日本與夫各方意見彙齊。再行決定最後之討論程序。秘聞日本方面意見。均係質詢的。重在引各國注意其特殊之地位。並無具體的陳述也。

㈢二十八日正式開會後。前三日皆討論文化問題。二十七日亦開分組委員會。研究討論之程序。此種問題。當然極容易圓滿解決。大致在機械時代。所發現之產業化。及于社會上舊文明之影響。與社會上各種之關係。應如何改善。以應付之也。勿庸多述。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三日中。皆照今日議決之程序討論。別無問題矣。關於撤銷中國治外法權問題案。二十七日末開分組委員會。據聞各國代表中。頗有較良好之主張。一二

日中當可覔得其主張之具體案以報告讀者也。關于取銷中國租界問題。二十七日已開分組委員會研究討論程序。據聞亦分四段討論(1)租界之沿流如何(2)中國與外國兩方不同之意見若何(3)假使取消租界從前租界中設施辦法有無若干值得保存之點(4)結論此問題研究討論之程序聞已照此解決矣。

二十七終日大小會議甚多。毫無餘時代表諸君實忙極苦極。而各國代表平均其年齡似均在中國代表之上。因大都富於學問經驗有相當地位者。然其工作之勤較中國方面代表實有過之無不及旅館中到處皆聞打字之聲不能不令記者十分感佩也。

除中・日・英・美・坎拿大・澳洲・紐西蘭・菲律賓均派正式代表外。麥法等國均派有 Observer 觀察旁聽者蘇俄方面經理事會接洽之結果。亦念派觀察旁聽者二人。此甚爲會中人所注意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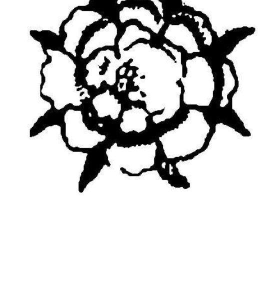
(五)二十八日正式開會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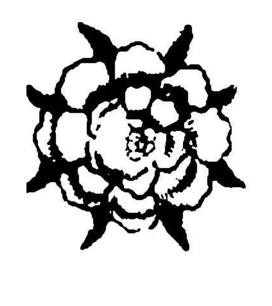
二十八早九時在日之出館正式開會。其詳細情形各報均有記載。勿庸贅述。簡言之儀式極爲整肅而圓滿。演說中以英國首席代表 Lord Hailsham 氏爲最出色。正午新渡戶議長正式招宴席中各國代表亦有說說。聞 Lord Hailsham 氏亦爲第一名。博得拍掌聲不少。兩次聚會均平穩終局。晚間飯後又開全體演說會。有澁澤榮一氏演說由秘書朗誦。其次由各國代表先後爲一種報告式之演說。至十時半始完。此次聚會關於澁澤氏之演說。對於日美間問題引起緊張之空氣不少。因其詞誰頗利害。余日章氏之演說。述外交經過。涉及濟南與張作霖兩案。又引起日方代表之不快。頭本氏起而質問。因有人排解。無事而終。故正式開會日之最後一幕。對於日美間。中日間。國交之將來不無有多少暗示之影嚮也。雖然美代表首席之格林氏。世界的學者蕭德爾氏。始終能表示其大國國民之態度。對於日本對於中國。竭力發揮其能力。先在感情上用十二分工夫。故格林氏之演說。頗能同時受中日兩方之好感。甚爲難得。此又無異暗示美國對於中日兩方將來力量之偉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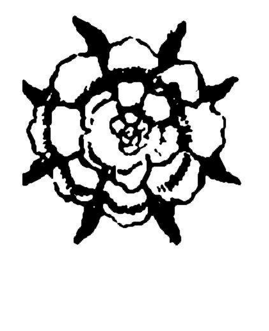
開會日午後起開各分組委員會不少。關於滿州問題之委員會研究討論程序。聞大致已有眉目。二十九日再開一次會議。當可爲最後之決定也。

本日午後開理事會。已得朝鮮會員之答復。准照理事會之勸告。即派代表六人來會出席矣。

(未完)









蘇俄擾邊情報彙誌（一）

自七月十日東路督辦呂榮寰下令撤換東路蘇俄正副局長後，十四日俄政府發表通牒，同時即在我東北邊圍，開始騷擾，迄今已四月有餘，罪狀昭然，舉國同憤，經關係方面將俄兵擾邊日期及情形，根據所得官報，分條彙集，作爲日記式之有統系報告，茲首將七八月兩月情報，錄誌本期，以後陸續披露，俾國人永誌勿忘也。

【七月】

△十四日　綏遠方面。秦得利災民代表潘文奎。由縣用帆船二隻。裝載賑米。行至距秦得利三十五里處。被俄艦擄去。將船戶等拘留六日。始行放回其帆船賑米。概被帶往伯力（吉林省政府通告）

△十八日　虎林方面。俄砲艦在下水滂。將楊德山裝貨風船一隻。及岸上農民張洛九擄去。（吉林省政府通告）

△十九日　虎林方面。俄砲艦在喀查力附近。將北平汽船及拖船一隻擄去●晚間續將瀋陽威通兩輪船擄去。（吉林省政府通告）

△二十日　虎林方面。俄砲艦在下水滂將李蘭亭裝貨風船一隻擄去。（吉林省政府通告）又宜興海城兩輪船。在奇克特地方被俄艦扣留。（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馬電）

△二十一日　滿洲里方面。俄探在距我陣地前方二千米達處。乘汽車來往偵察我方陣地。（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徑電）

△二十六日　璦琿輪船。由漠河行抵呼瑪下游三寶墩地方。被蘇聯砲艦武力扣留。（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陷電）

△二十七日　滿洲里方面。俄以裝甲汽車二十餘輛。在我陣地前方約二千米達遊行示威。另以汽車十餘輛。在札蘭諾爾陣地前方約一千五百米達處遊行示威。（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勘電）

虎林方面浣子地方。徐老屋商號。被俄兵隔岸擊斃牛十二匹。馬二匹。（吉林省政府通告）

△二十八日　同江方面。午後二時。俄軍在三江口對岸向我發砲十餘響。（吉林司令長官公署參謀處據同江縣吳縣長艷電）

△二十九日　綏芬方面。午前一時五十二分。

俄兵在距三道洞子約八百米達處東北溝內。向我三道洞子發射照明彈六響。十時五十五分。俄兵在東小排哨東北國界山頂附近。向我開槍射擊。並於午後一時起至三時五十分止。發射照明彈二十餘響。均落於東小排哨東北溝內。（吉林前方丁總指揮世電）

密山方面。午前三時。俄兵二名架山砲兩尊。在當壁鎮南向我發砲三響。發槍五響。午後四時。俄步兵約四五百名。砲兵約五六十名。聚集綏芬三道洞子對面之橫岡。於四時四十分。向我二道洞子山頂步哨。射擊一槍。五時五十分。由四站來飛機兩架。在二三道洞子山頂附近。及埠寧鎮一帶偵察。（吉林前方趙副指揮世電）

滿洲里方面。午前五時。俄騎兵十餘名。侵入東門外高山我陣地前方約千米達處。偵察一切。午前十時。俄以騎兵三十餘名。裝甲汽車七輛。帶野砲六門。由滿站西十八里小站。侵入我境。至我陣地前方約千五百米達處。遊行示威。旋向阿巴克圖方面移動。（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世電）

△三十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十時。俄飛機二架。由站西十八里小站。侵入領空。偵察我軍陣地。（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東電）

△三十一　滿洲里方面。午前八時。俄飛機二十架。由站西十八里小站。侵入領空。偵察我軍陣地。十時並派騎兵千餘名。裝甲汽車八輛。經我軍陣地前方。約三千米達處之我國境地。向阿巴克圖前進。（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冬電）

東寧方面。俄軍限我沿邊人民。於八月一日退後十三里。（吉林前方趙副指揮東電）

虎林方面。俄軍隔江槍擊我岸。傷漁人腿部。二三區亦有相同情事。（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據虎林縣樂縣長歌電）

倒木溝住戶王廷坡在湖系子沿汲水。被俄兵擊傷。（吉林省政府通告）

【八月】

△一日　東寧方面。俄飛機二十九架。越境至三道洞子。盤旋偵察。另有飛機一架。至東大川萬鹿溝偵察。旋飛向三站方面而去。（吉林前方趙副指揮東電）

滿洲里方面。俄軍於午前一時。在站西十八里小站發射信號彈五十餘響。（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江電）

△三日　東寧方面。天曙時。俄軍由彼境內散開作躍進狀。至邊界始停止。約一時許退。午後五時。俄兵三名。全副武裝。至剛山子我軍步哨處。向我射擊三響。（吉林前方趙副指揮江電）

綏芬方面。俄飛機兩架。於午後五時。由四站越境飛至綏芬及東北溝六站等處。偵察至六時始去。（吉林前方趙副指揮支電）

同江方面。三江口外續來俄砲艦五艘。運輸艦三艘。並有飛機七架。來我領空飛翔。且於黑龍江北岸鳴砲示威。（同江縣吳縣長支電）

△四日　東寧方面。縣城東約一里半。俄界高地附近。俄兵突於午前二時。以實彈向縣城射擊。先發三四響。旋繼續發射。並用機關槍發射七八次。鳴砲六響。至四時方止。天曙後查檢彈痕。共有四五百發。同時下燒鍋北方。聞槍聲數十響。俄兵並越界至大烏沱溝。焚燬警所及草房五間。攻入民團防所。用手溜彈炸傷團丁二名。燒燬民房一所。天曙始行退回。據受傷團丁云。俄兵擲炸彈六枚。半數未炸。業檢交縣政府存查。（吉林張副司令長官魚電）

俄軍於午後十一時。復向縣城內鳴槍數百發。（吉林前方丁總指揮微電）

同江方面。俄軍於午前九時。在黑江上游鳴砲二十餘響示威。（吉林司令官公署參謀處據同江吳縣長支電）

綏芬方面。俄機二架。於午後五時半越境至車

站偵察半鐘始去。(吉林前方丁總指揮歌電)

△五日　東寧方面俄飛機四架。於午後六時。在國境盤旋示威。(吉林前方趙副指揮魚電)

俄兵五六十名。於午後二時。襲擊亮子川警察分駐所。投擲炸彈。將該所焚燬。並傷警士及保衛團團丁各一名陣亡團丁一名。(吉林省政府通告)

密山方面。俄軍在興凱湖我境搶掠船隻。擊斃民人王洛四一名。湖沼福昌隆商號被俄兵搶去槍四支。午後十時。俄兵三十餘名。突來湖沼義盛東商號。以手提機關槍掃射。擊斃廚役一名。綁去櫃夥三人。並將該號燒刼淨盡。(吉林省政府通告)

虎林方面。午前一時。倒木溝同合義商號房屋。被俄兵越境縱火焚燒。(吉林省政府通告)

△六日　東寧方面。午前七時。俄武官七名。率步兵二十餘名。越境由萬鹿溝至興讓社嶺太平嶺偵察而去。繼又來步兵三十名。中有朝鮮人多名。潛伏陳鳳嶺後坡柳內。希圖擾我後方。(吉林前方趙副指揮虞電)

△七日　綏芬東寧間馬架子村屯等。於午前七時被俄兵四名越境鋸斷十餘根。東寧團山子附近大石頭地方。突來俄騎兵二十餘名。盤踞不去。另有俄兵三十餘名越境至龍王廟攻入義盛東商號院內。大肆焚掠。並綁去人票四名。午後六時。俄飛機兩架。越境至三道洞子盤旋偵察。時許乃去。(吉林前方趙副指揮虞電)

△八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九時。俄飛機三架。由距站十八里小站侵入領空。在我陣地上盤旋三十分鐘。同時俄騎探二名。進至我陣地前方約二百米達處。經勸令停進。始向十八里小站方面逃去。(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佳電)

俄兵百餘名。於午後三時。携帶山砲一門。機關槍兩挺。渡江至第三卡。勒令卡官張貴元等儘四十分鐘內退出。並搶去步槍三支。子彈八百餘粒。米麵三千餘斤。特馬三十餘匹。獺馬牛羊皮千餘張。大洋數千元。貨物無算。第二第四兩卡。亦有同類情形。(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佳電)

蘿北方面。俄兵越境至我蘿北防區。擄去風船三隻。民人孟玉成等十三名。並派兵艦往來梭巡。(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佳電)

綏芬方面。午前四時半。俄飛機五架。越境偵察八時許去。即聞砲聲。九時許。俄步兵百餘名。於三道洞子東北入境。向我猛烈射擊。該處東南約一千米達處之我境內高地。亦侵入俄步兵二百餘名。不時向我射擊。五道洞子附近有俄兵五百餘名。砲車十餘輛。騎兵十餘名。向東前進。並由亞姑站向三道洞子交界處砲擊十餘發。同時另有飛機三十四架。在三道洞子附近盤旋偵察。並投擲炸彈照明彈。其砲兵向我射擊二百餘發。彈落國境內外。最近者距我陣地僅二千餘米達。四五道洞子間。且停有鐵甲車一列。環繞步兵三四百名。是日俄方發放槍砲。投擲炸彈。迄午後十一時始止。邊境形勢極危。(吉林前方趙副指揮齊電)

△九日　滿洲里方面。扎蘭諾爾三十里民店。我陣地前方。於午前三時半。突來俄步探七八名。逐漸前進。不服制止。行至距我陣地約二千米達處。竟向我軍鳴槍十餘發。致守兵王連生右手左脚各受傷一處。俄探逃回時。遺有黑呢軍帽一頂。手溜彈一枚。(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文電)

密山方面。午前九時。俄兵二十名越境至老鑑背地方。攻入劉寶涵院內。燬房掠物。斃男女各一名。俄兵於午後三時。越境至湖沼。拋擲炸彈。搶刼漁船。當斃農民一人。(吉林省政府通告)

俄飛機十架。於午後二時三十分。侵入秋皮溝。旋即飛去。(吉林前方丁總指揮青電)

滿站方面。俄飛機三架。於午前九時。越境至我陣地盤旋三十分鐘而去。同時有俄騎探二名。進至我陣地前約二百米遠處。（護路軍總司令部佳電）

鷗浦方面。俄軍百餘名。於午前一時帶砲及機關鎗等。攻入我岸。激戰十小時。始經擊退。我軍陣亡排長一名。士兵十名。受傷士兵六名。（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感電）

奇乾方面。商人王瑞亮風船。停泊永安山上游。派工登岸刈割羊草。被對岸俄兵持槍渡河。將人船一併擄去。（黑龍江省政府號電）

俄艦一艘。於午後五時由下江行抵黑河口。（依蘭李鎮守使蒸電）

△十日　綏芬方面。俄飛機一架。於午前越境。至小綏芬細鱗河等處。往返偵察。（吉林前方丁總指揮灰電）

饒河方面。郵差任張南河口乘船渡河。被俄軍循江擄去五人。郵件亦被刧。（吉林省政府通告）

穆稜方面。俄飛機來細鱗河等處偵察我軍。（吉林省政府通告）

△十一日　穆稜方面。俄飛機來細鱗河等處。偵察我軍。（吉林省政府通告）

密山方面。俄馬兵七名。越境至四道河子地方。以四名槍擊翟相嘏家。以三名下河搶船。當經擊退。（吉林省政府通告）

東寧方面。俄飛機一架。由華寅溝向小城子南溝佛爺溝大烏蛇溝一帶偵察卅分鐘。復向縣市盤旋。一週始去。（吉林前方趙副指揮元電）

△十二日　綏濱方面。俄兵二千人渡江。佔據興隆鎮李家房子等處。商民死傷頗衆。（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密山方面。當壁鎮三義東商號等四家。被俄兵包圍焚掠一空。我軍馳往救援。反被擊斃騎兵一名。傷三名。另有俄軍三十餘名。朝鮮人二三名。侵入四道河子地方。至東發隆商號。擲彈開槍。焚燬店房十七間。馬五匹。炸死執事人楊德山及櫃夥林士起。擊傷櫃夥趙傳仁。並洗刦貨物。綁去人票三名。又馬興甫翟相嘏兩戶均被攻擊。（吉林前方趙副指揮銑電吉林省府通告）

縣屬老黑背附近高力營地方。於午前二時。突來俄兵三十餘名。攻入劉寶清院內。焚燬草房三間。擊斃男女孩各一名。傷工人一名。斃馬二匹。（吉林前方趙副指揮文電）

△十三日　滿海方面。俄黨徒一百六十餘名。由蘇不此該地方。易着蒙古衣服。携帶槍械。竄入我境黑爪林南方一帶。企圖擾我後方。（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覃電）

午前九時。俄飛機一架。越境至我滿洲里及扎蘭諾爾陣地上方盤旋四小時始去。（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寒電）

密山方面。唐營長帶九十兩連。在前方防禦中。距午後十二時。突來俄兵二十餘名。携有機關鎗。將我隊包圍。我軍因兵勢單薄。退後三十里。同日由當壁鎮開來俄兵二百餘名。携帶山砲五門。機關槍十餘架。騎兵三百餘名。炸彈一車。由湖沿至白泡子一帶游行示威。（吉林前方丁總指揮鹽電）

鷗浦方面。午後八時。俄艦出下游開到。即用機關槍向縣城射擊二十餘發。營房被燬。彈盡兵單。縣城遂陷。（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感電）

東寧方面。俄連日以飛機一架或兩架來我領空盤旋偵察。（吉林省政府通告）

午前二時。俄以探照燈照射縣市。（吉林前方趙副指揮寒電）

△十四日　滿洲里方面。午前二時俄步探六名。來我四十三團七連陣地前方約六十米達處。向我射擊。傷守兵康瑞臣騾部。同時八連陣

地南方。發現俄騎兵三十餘名。七時大烏里來飛機六架。在我陣地上方飛翔。約一時許始去。本月六日。被俄騎探擄去之二連連附張興麟。及兵士一名。迄十四日未回。（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銑電）

我陣地右前方高地。約千米達處來俄騎兵三十餘名構築工事。（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篠電）

綏濱方面。佔據各地之俄軍。自動退去。仍有少數停留黑龍江沿岸各處。（吉林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穆稜方面俄軍數十名。竄至縣境青溝嶺。（吉林省政府通告）

密山方面。俄飛機越境至半截鎮偵察三週。（吉林省政府通告）

俄兵將東源茂商號房屋。完全焚燬。（吉林省政府通告）

東寧方面。俄飛機二架。於午前十二時。由五站經萬鹿溝等處。前來偵察。飛翔五週始去。（吉林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晚俄軍越境襲擊高嶺鎮警團防所。（吉林省政府通告）

綏芬方面。俄飛機二架。來我領空。盤旋時許始去。（吉林省前方趙副指揮寒電）

△十五日　滿海方面。午前四時。俄飛機四架。來扎蘭諾爾附近盤旋。至九時始去。並鳴砲數十發示威。（東鐵路警處通報）

午前七時。俄派步兵十餘名。至距我陣地前方五六百米達處。驅逐不退。午後七時。又增加步兵百餘。我右前方高地處。另來騎兵三百餘名。構築工事。且時至我陣地前方游行示威。（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篠電）

俄軍三十餘名。於午後六時。至海拉爾第五卡地方。以機關槍掃射。並搶刦商民財物。（滿洲里梁警備司令敬電）

密山方面。俄飛機一架。於午後六時來半截河一帶。盤旋時許。（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報）

東寧方面。俄軍于夜間越境襲擊我西門外砲兵。陣傷兵夫六名。死一名。（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同江方面。停泊三江口之俄艦。于午後四時至五時。鳴砲九十三響示威。（依蘭李鎮守使銑電）

綏遠方面。俄飛機一架。於午後一時前來偵察。飛翔兩週始去。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十六日　呼瑪方面。午前十時上游開來俄砲艦一艘。停泊我岸。用機關鎗向水面掃射示威。越二小時始去。（黑龍江省政府銑電）

滿海方面。俄突以步騎砲一師之衆。於午前三時半在扎蘭諾爾煤窰附近。向我陣地襲擊。意在截斷滿海交通。我軍迫不得已與之抗戰。至七時半始止。官兵陣亡二十七名。傷三十一名。（護路軍總司令部篠電滿洲里梁警備司令篠電）

午前六時。俄兵約七八十人由第六卡對岸槍擊卡倫卡官孫寰吉陣亡。卡目傷一人。商民傷亡二人。貨物概被刦擄。第七卡第八卡亦於是夕被俄兵用機關槍掃射佔據。（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寢世兩電）

東寧方面。俄騎兵約一百五六十名。由東大川竄抵太平嶺。用機關鎗向我防所猛烈射擊。我軍應戰至午後二時十分。俄軍始退。（吉林前方趙副指揮篠電）

室韋方面對岸俄軍。午後十時槍擊我岸。（黑龍江省歌電）

△十七日　東寧方面。俄步騎砲兵於午後八時。突以野砲機關鎗分路猛攻縣城。並投擲手溜炸彈。我軍竭力抵禦。仍不稍退。（吉林省政府通告）

綏遠方面。午前七時俄飛機兩架來縣署左近偵察一小時。（吉林省政府通告）

室韋方面。午前六時俄軍渡江搶掠縣屬第八卡。午後一時再向我岸猛烈攻擊。（黑龍江省政府敬電）

△十八日　滿海方面。俄軍於午後十時半襲擊扎蘭諾爾。至午後十一時半始止。（護路軍總司令部哿電）

東寧方面。縣城於午前三時失守。俄軍先至縣署。將各種文卷物品搗毀淨盡。繼赴監獄縱放囚犯。并焚燬商鋪三家。（吉林省政府通告）

延吉方面。俄艦載騎兵五十餘名。開進毛利崴海口登岸。即分頭設卡。阻斷交通。（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密山方面。俄軍約七八十名。用機關槍向嶺東射擊。致唐營營部及連部均被燬。（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室韋方面。午後九鐘對岸俄兵槍擊我軍。（黑龍江省政府歌電）

△十九日　滿海方面。俄鐵甲車於午前五時半。向我陣地開進。相距僅五百米達。始經制止。（護路軍總司令部哿電）

午後十時。俄軍潛來札蘭諾爾間三十里處鐵路橋上。安置地雷二十個。經發覺擊退。（黑龍江國防籌備處通告）

東寧方面。俄飛機一架於午前八時至寒蔥河一帶偵察。時許我河沿左前方來俄騎兵十五六名。縣北郭英地窩棚附近發現俄步兵五六百名。（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汪淸方面。對岸俄軍初以槍砲示威。繼派步兵二十餘名。護以飛機二架。越境焚燬防所二處。斃警丁一名。傷團丁二名。（吉林省政府通告）

密山方面。興隆溝地方突來俄兵二百餘名。威迫華工向穆稜靑溝嶺方面鋸木平道。並派飛機不時翱空監視。（吉林省政府通告）

饒河方面。俄軍越境至臨奇果天地方。焚燬民房十二間。（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奇乾方面。午前六時。鄭差張玉堂乘船在奇雅河上流。被對岸俄軍開槍射擊。（黑龍江省政府號電）

室韋方面。對岸俄軍以機關槍向我掃射。（黑龍江省政府歌電）

△二十日　滿海方面。午前五時。俄飛機五架。由阿巴克圖經我陣地。向十八里小站飛去。六時開來鐵甲車一列。竟不服制止。距我陣地一千米達處。步兵二百餘名。即下車以槍砲向我猛烈射擊。我軍應戰約一時許。俄軍始退。但仍留砲兵在國境不時向我轟擊。（黑龍江萬副司令哿號兩電）

綏芬方面。午前八時二十分。俄飛機一架越境至梨樹鎮盤旋偵察十餘分。即去。九時許續來一架。十時許始退。（護路軍總司令部馬電）

△二十一日　室韋方面。午後五時。俄兵在彼岸格留气屯槍擊我岸。至十二時始止。縣城於八時亦被對岸俄軍槍擊。（黑龍江省政府歌電）

△二十二日　滿洲里方面。午後七時。俄軍携帶山砲。進至我前方約三千米達處。將高地佔領。八時阿巴克圖開來步兵約四百名。亦聚集該地。另有汽車五六輛。由十八里小站經我境開赴阿巴克圖。（護路軍總司令部便電）

△二十三日　穆稜方面。縣屬靑溝嶺一帶。忽發現俄兵百餘名。行至距梨樹溝三十餘里頭道老爺府地方。經駐軍驅逐出境。（吉林省政府通電）

東寧方面。俄飛機一架。來萬鹿溝太平嶺寒蔥河一帶。盤旋時許始去。（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二十四日　滿洲里方面。俄飛機八架。於正

午十二時來我陣地偵察二十分鐘。（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寢電）

奇乾方面楊回回船在牛耳河站被對岸俄兵開槍射擊。（黑龍江省政府號電）

綏芬方面。俄兵於午前二時。突向我軍發射三槍。旋飛機三架。低飛偵察。並投擲照明彈。越一時始去。（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二十五日　奇乾方面。牛耳河站對岸俄兵。持槍過河。將楊回回船擄去。（黑龍江省政府號電）

密山方面。平陽鎮南三十里邢家油房。於午後九時。突來俄黨二百餘名。劫掠米麵並綁去櫃夥一名。（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二十六日　羅北方面。對岸俄軍秘密集中密拉果斯屯。派遣飛機砲艦。不時向我岸各屯鎮轟擊。（吉林省政府通告）

密山方面。俄軍百餘名。突由金廠溝竄抵牛心山一帶。（吉林省政府通告）

△二十八日　琿春方面。俄飛機至縣境小城子。偵察多時。（吉林省政府通告）

△二十九日　同江方面。俄飛機一架。於午後一時渡江至縣城。偵察兩週。（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三十日　綏芬方面。俄兵約七八十名。於午前九時。在鹿窖溝地方槍擊我軍。（吉司令官公署參謀處通告）

△三十一日　黑河方面。察哈彥卡地方。於午前七時突有俄兵三四十名。駕船牽領朝鮮人數名。用機關槍攻入新街基屯。擊斃卡兵王奎五名。傷農人一名。當將屯內商民錢款衣物劫擄淨盡。卡房文卷器俱。均被焚燬。並帶去該卡及商民之牛馬牲畜一百餘匹。（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眞電）

俄軍五六十名。於午後十二時。由彼岸紅泥哈屯。分乘小船三隻。開至二公別河口。陸行三里餘。至四家子河岸。分三處向我槍擊。約四五十發。（黑龍江萬副司令長官支電）

△△談瀛

（井蛙）

△智力與身體的關係　哥倫比亞大學有一教授，因欲推翻「瘦弱者智力較强」的定語，所以在紐約公立小學的二百個男女學生中選出四十五個最伶俐的兒童，測驗的結果，才確定伶俐者的身體比較强壯碩重而頎長，兒童在十幾左右時，平常身高五一，二英寸，重六三●九磅，但伶俐的兒童則身高五二●九英寸，重七十四磅。測驗兒童的腦筋是否發達，則全在於他們的右臂，大概伶俐的兒童的握力為五五●二一磅，愚笨者則為五一●五八磅，

△喜怒時進食均有害　你如果要求增加新水而得到滿意的結果時，切不可「大嚼」。在憂愁，疲乏，或者得到不幸的消息時，也不可以「吃」。這是落璣司脫的阿耳伐來博士所著的「不要」中之一則。博士說；在快樂，恐怖，忿怒以及其他各種特異的情感時血液在胃的內膜，往返流動，此時不宜進食，否則消化的機能，便要大受影響了。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十一月一日起至七日止

閻就副司令職

本週豫戰仍酣。蔣在許昌調度軍事。何應欽抵幷與閻接洽。結果圓滿。閻已於五日就陸海空軍副司令職矣。

蔣三十一日由漢赴豫。晚九時抵信陽。夏斗寅率部在站候迎。蔣略休息。並示夏以機宜。一日晨八時到駐馬店。停車指示一切。九時離站北進。午刻抵郾城。韓復榘一日晨一時南下迎蔣。

豫戰情況

一日鄭州電稱。世(三十一日)隴海路戰事仍烈。傷兵一列車。自前方運鄭。均係大刀傷。又滬電稱。隴海路方面。西北軍初固守洛河橋。與龐浩姚永安部隔河砲擊。國軍前以砲隊掩護安國勤部渡洛。艷(二十九日)晚已大部渡過。南路轘轅關偃師間有激戰。更南方城一帶。楊杰部與西北軍激戰。勝負未分。蔣飭歐調北平兩鐵甲車赴前方助戰。

二日滬電。交通界訊。連日豫戰甚劇。已入第一期決戰。世(三十一)日作戰地點。計隴海正面。仍在黑石關前後一帶。登封方面戰事。在城東二十里之扈店一帶。孫良誠主力一部分在此。其目的為攻禹州以出許昌。此方中央軍除魏益三部曾退出登封復整頓前進外。劉春榮部亦復加入。戰事甚烈。政府已得捷電。再南則為臨汝線。該城為中央軍所守。戰事在城外。其外密縣郟縣亦有戰事。至南陽尚無戰事。劉汝明部在淅川淅東進中。又二日幷電稱。據潼洛電。孫良誠世(三十一日)午抵密縣。劉汝明在南陽。嚴令所部限五日到駐馬店。感(二十七日)儉(二十八日)等日。鞏縣激戰甚烈。現已和緩。西北軍刻由馮治安指揮。向東南進。

二日漢電稱。東(一日)五路總部進駐黑石關。楊杰及徐源泉各司令部均遷臨汝。河成濬軍部移許昌。又京電稱。國府四院長因討逆軍已下總攻令。前進順利。擬日內會電閻。請閻出兵夾擊。俾早日肅清。

國聞社三日漢電。將因前方軍事順利。冬(二日)在郾城下車。駐城內前四十八師司令部。召方鼎英韓復榘。示以調度軍事機宜。顧祝同赴郾。蔣並電漢。召熊式輝赴郾。備詢要公。

三日漢電。徐源泉東(一日)酉刻電稱。敵第三軍魏鳳樓三師。自臨汝彼我擊退後。三十夜反攻。東(一日)晨被我軍擊退。至汝河漢荊河岸以西。午復反攻。經張冠五旅並由泉督率金旅之依介卿團。向蟒川出擊。依團已佔領牛坡場附近。以平射砲向汝河北岸之敵側擊。另以步兵兩營跟追。刻步兵已到春店街。騎兵晚可至臨汝鎮附近。是役敵傷亡三百餘人。截獲輜重甚多。依團攻蟒川時。敵地雷爆發。陣亡連排長二員。兵士十餘

名。泉現在臨汝縣集結兵力。明早進追等語。又航空報告。臨汝之敵。已由西北鎮伊陽兩路退却。我約一師。已過臨汝鎮。後衛尚在臨汝西北鎮之敵。被我機炸退。

復旦社三日許州電稱。蔣江(三日)午十一時到許。邵力子。劉文島。周佛海及各高級參謀職員等隨行。即在第九軍部與何成濬商軍事。

四日滬電。五路渡洛步隊。因西北軍反攻。又退回東岸。現黑石關一帶。砲戰甚激。又徐源泉進至臨汝西三十里。魏鳳樓復以四師反攻。亦激戰中。

四日鄭州電軍界訊。日來前方戰事激烈。不亞二次北伐。五十四師誘敵深入。五十三師自敵後方截擊。在東西堤附近。繳械千餘。俘團長一名云。

支(四日)午飛機四隊。計三十六架。集登封方面攻敵。王均部全隊開赴登封密縣前線。又四日滬電。近二日來豫戰轉烈。戰線自黑石關鞏縣一帶以至登封密縣。孫良誠部江(三日)到密縣。魏益三尚在城內。又五日鄭州電。微(五日)我軍克復密縣。敵西退四十里。支(四日)午飛機在登封擲彈百餘。

五日滬電。蔣擬親往登封方面督師。臨汝馮治安梁冠英兩師。有向陽退訊。隴海方面。西北軍密集偃師一帶。側面恃黃河之險。以阻劉鎮華部渡河。六日鄭州電路訊。偃師克復。敵有退往洛陽登封消息。劉峙顧祝同兩師。已向密縣進展。以趨登封。

閻電就職

何應欽方本仁等銜蔣命謁閻。於三十一日下午五鐘抵并。商震辜仁發周玳等在站候迎。周玳現在三區辦事處。代閻款宴何應欽。方本仁等。商震。辜仁發等作陪。據何談。此來係代表中央給閻送任命狀及印信。對時局攜有具體方案。或以軍事。或以政治。望閻即日就職負責解決西北問題。蔣及中央各要人。均願交閻主持。閻錫山一日晚返并。即赴傅公祠。與何應欽方本仁談約一時許。二日晨又會談。閻對時局仍主和平。方出語記者。會商結果。異常圓滿。何方均電蔣報告。

三日閻在三區編遣辦事處。款宴何方各隨員。均被邀。商震周玳辜仁發等作陪。連日協商結果。閻始終不渝維持和平素志。何等亦極贊同。刻已擬有方案。據何方表示。此來結果甚圓滿。時局前途極樂觀云。五日并電。閻對海陸空軍副司令職。經何應欽方本仁連日敦促。允可就職。惟對西北軍。仍擬勸其自動停戰。用政治方式辦理善後。以達和平素志。詳細辦法。正在擬議中。日內當有具體表示。何在太原。尚有一週勾留。刻在傅公祠裝置無線電機一架。已與京鄭等處互通消息。連日遨遊雙塔寺及并各名勝。態度極爲閒逸云。

據六日京電。閻微(五日)就陸海空軍副司令通電全文云。急。南京國民政府。鄭城許州探投蔣總司令鈞鑒。奉國民政府十月二十八日令。特任閻錫山爲中華民國海陸空軍副司令。此令等因。聞命之下。惶悚莫名。錫山以衰弱之軀。早不堪再肩鉅任。第身許黨國。義不敢辭。遵於本日就職。尚祈時示機宜。俾免遺誤。黨國爲禱。閻錫山叩。歌(五日)

七日并電。蔣電閻。對閻慨允就職。護黨衛國精神。極嘉慰。方本仁劉志陸擬在并暫住。何應欽定日內赴太谷遊覽。閻與何方等協議。對西北軍和平解決。確已有相當把握云。

七日津埠軍政機關發表所接閻總司令兩電如下。(其一)「銜略」昨致西北將領微(五日)電。文曰。洛陽宋總指揮明軒兄並轉二集諸同志均鑒。迭聞陝西方面盛傳貴軍此次用兵。原係爲閻合作。乃閻始終無所表示。有食前言云云。山向以不食言自矢。此等重要關鍵。不能不據實以告

查山不能實踐諾約。爲貴軍解免飢寒。實多愧對。當時劉定五兄。與賈秘書長言。百公此次拍胸。擔任二集團吃飯。乃數月以來。無法維持。此時總當說一話。能爲要下飯來。則自負責任。如不能亦當聲明不妨害他人自求活路。若一味敷衍。强二集團餓死。恐非所宜。當時山聞此言。汗流浹背。即令賈秘書長答覆云。如我不能與二集團軍要下飯吃。我還能强二集團軍餓死嗎。當然不妨害其自求活路。此爲當時實在情形。此外再無承認其他事件。今聞貴軍東下密縣。又克新鄭。故特聲明原委。以明眞像。閻錫山微印等語。特電知閻廨西印(共二)衔略 微電悉。津報日前所載馮與路透社記者談話一欄。內容均非實情。查近來各報館往往不察眞僞。任意登載、實足以淆惑聽聞。着即嚴重取締、並將彩色極重者酌量封閉可也。閻行廨印。

粵桂堵張

粵桂湘黔圍剿張發奎計畫商定後。一日陳濟棠偕陳章甲乘廣三車赴二水。轉乘兵艦赴梧、視察肅清殘敵狀況區壽年旅奉命仍駐梧州。中止回粵。何鍵電陳濟棠。將陳光中部三團撥歸陳直接指揮黃權師部二十八日遷衡寧。二日長沙電稱。第三警備司令陳光中率部追擊張發奎部。沁(二十七日 晨進駐綏寧縣城。所部王團感、十七日)未刻進至卜鄉。據報敵由辰口大道。於本日上午全部退出湘境。陳令該團向辰口雙江口各要道。嚴密警戒。另派員馳赴桂邊。偵查敵蹤。黔省張部竄桂。特將派駐湘邊王官烈謝彬兩師。撤回改抽一部赴桂協剿。晃縣長艷日電省府。有謝師儉(二十八日)由縣屬大魚塘過銅仁縣境安江等語、陳濟棠三日在梧州召集兩粵要人會議。堵截張發奎部辦法。陳策三日晨乘金馬號飛梧州參加。三日國聞社上海電稱。楊騰輝軍担任桂林防務。楊本人已赴前方布置。呂煥炎担任三江容縣。香翰屏師已到平樂富川一帶。

四日國聞社上海電稱。陳濟棠赴梧時。携款三十萬。冬(二日)復將金庫券四十萬赴中央行兌款解梧。陳銘樞江(三日)亦赴梧與陳濟棠呂煥炎商軍事。

五日滬電稱。粵桂布防由桂之三江。東至坪石。防線展至八百里。營幕相望。港傳張部到三江。但未接觸。呂煥炎楊騰輝兩部均在最前線。粵桂軍定 週內總攻。呂將親往督師。張軍所在。據廣州七日路透電稱。謂在平樂與湘邊間之桂邊。包括桂林在內。云。

六日廣州電稱。陳銘樞乘南强艦返省。陳濟棠委呂煥炎爲前敵總指揮。呂由梧赴邕率部赴桂林截張部。陳令余漢謀全部出小北江入恭城截張部深入李楊敬部赴梧後。陳調戴戟旅返省擔任治安。又六日滬電。陳濟棠文(四日)乘飛機赴桂平柳州視察。

七日滬電稱。陳濟棠呂煥炎在梧策畫軍事。蔡師區沈兩旅。魚(六日)由潯江向修仁進發。譚師亦向潯江進發。香虞(七日)由梧州出發指揮小北江余師全部虞(七日)開桂嶺入桂。余亦率特務營赴平樂與香師銜接。譚道源師虞(七日)開小北江接防。呂煥炎日內赴桂林指揮。廣州至平樂電線微(五日)爲匪截斷云。

俄事仍無辦法

對俄宣言於十月二十五日發表後。各國已有覆電。據一日京電稱、英日德三國陸續答復我國對俄事通告。內容均空洞、大意謂對於中俄交涉

停頓。無限懷念。仍望兩國本和平之旨繼續交涉解決。又七日京電稱。施伍兩使有電到部。轉述英美對外部對俄宣言意見。內容不便發表云云。大概宣言之影響。於各國態度無甚變更。中俄事件事實上猶無具體辦法。據一日王正廷在滬辦公處接見各記者談話。謂中俄事件確有發展趨向。但僅接將作賓電告。德政府正在設法調停中。具體辦法如何。尙待續報。惟將來終有路可走得通。我方無論直接談判。或由人調停。或國際仲裁。均無不可。總之我方於東路有一半權利。苟不踰此範圍。即認爲有解決可能。若彼堅持以局長操縱全路。我決不能承認。中央與地方。對俄完全協調。毫無參差。或詢將來可否由地方根據奉俄協定與之接洽。王答。果屬形勢有必要。亦可由中央責成地方全權代表中央辦理。又四日京電外交界息。中俄事件德政府雖有願調停意。但在國際間尙不無顧慮。未作顯明表示。另聞某國外相對中俄事。曾數電張繼。張以告外部。謂某外相願出任調停。並擬有辦法。外部尙未置答云。王正廷四日午接見德參贊。談一小時。五日京電外部發表中俄破裂後。俄曾希望轉圜。託某國出任調停。向張學良接洽。謂中俄事屬地方事。東省關係尤切。應作地方事件解決。張已拒絕云。又六日京電稱張學良留周龍光在瀋陽後續有電致外部。述明留周。昨周有電致外部。未言回京日期。七日王正廷在滬接見德參贊。詢問柏林方面中俄事件消息。王旋見各記者。謂蘇俄仍在看風駛舵。寇邊未已。富錦未失。僅一度被包圍。在我固不難取報復手段。焚掠其城池。但我因未宣戰。在合理立場上。則不願出此。邊民雖受痛苦。但我則望西北軍事早了。使交涉得早解決。我僑民在海參崴伯力赤塔等處。被捕者約二千人。德政府以隆冬將屆。希望我政府接濟。據其預算。有俄幣五萬即足。政府於四日日已匯欵五萬。兌換金美。請德政府交各德領發給華僑。

蘇俄虐僑

五日京電稱述蘇俄虐待我國僑民狀況。令人髮指。電文云。國府訓令行政院云。爲令飭事。案據駐哈旅俄中華商會聯合會呈稱。爲呈請事。職會現駐海參崴僑民陳德才。新自該地逃回。面稱在俄華僑。自蘇聯政府對我宣布絕交以來。即受當地官廳種種虐待。然初時猶擇肥而噬。見華僑中有房產或商業者。始捕去入獄。將其財產沒收。繼則梭巡調查。見華僑中衣服稍整潔或面目較光潤者。即指爲資產階級。亦同捕於獄中。此等被捕之人。自八月底計算。約不下五百餘人。此五百餘人在獄。皆特拘於潮濕不堪之房。每日僅人給黑麵包四兩。惟白水以作飲料。嗣後則又以麵湯代麵包。每日僅人給麵湯一盤。即少許麵包。亦不能得。其殘酷已爲當代所罕聞。不料愈演愈烈。至九月初八日以後。忽不分貧富。凡爲華僑。除加入赤黨者外。一律逮捕。數日之間。已達一千五百餘人。拘於地窖。暗無天日。直非人類所居之地。每日食物並麵湯亦無之。每人給以豆餅四兩。查豆餅一物。本非人類所食。即使能食。祇此四兩。亦難以充飢。其不至忍飢而死者。蓋幾希矣。然未足以盡其虐也。此外更有令人驚心怵目者。即提審時一事。凡華僑受審時。令坐一鐵椅上。言語偶有差錯。即將電機一按。人遂入地板下之池中。有機輪轉動。如風。屍體立碎如虀粉。隨流入陰溝。轉入大海。此種酷刑。我華僑即或幸免。然不死於此。亦死於彼。決不能枵腹以圖永存。總之華僑今日實有朝不保夕之勢。危急已至萬分。等語。查蘇聯素以橫暴稱。近來對待我無辜之華僑。至於如此。見者傷心。聞者酸鼻。而俄僑之在華境者。則優待如故。必其眞實犯法。證據確鑿者。始加以拘留。然拘留地點。設備非常完備。浴室飯廳。無不俱備。每日供給三

養無缺。茶糖悉周。代理德領。猶時時要求優待。查駐處德領。亦受我國委託。華僑被虐至此。似不宜袖手旁觀。用特呈請政府。恤念僑民。轉電駐處德領。向蘇俄官廳據理力爭。為僑民延一線生機。俾得復睹母邦。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等情。據此合亟令仰該院轉飭外交部。嚴重抗議。並將辦理情形具報。此令。

關於東北國境蘇俄侵擾事件。除富錦戰事外。赤艦更有進迫樺川之訊。哈埠俄黨并定於十一月七日暴動。幸事前被獲百五十餘人。茲將十一月二日以來瀋陽發表公電彙錄如下。以見蘇俄紛擾情形。

瀋陽公電

△二日●●　(一)吉林副司令官公署世(三十一日)電稱。據富錦羅團長三十一日申刻電稱。赤軍於十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來赤艦九艘。兵二千餘名。攻擊富錦。職率屬團竭力抵禦。延烏爾古力山一帶。正在交戰中。職團勢孤。懇請派兵來助。(二)吉林張副司令東(一日)電。富錦羅團三十一日電稱。與敵陸海空軍激戰。至三十一日早十二時。敵勢不支。退二十餘里。是役擊沉敵艦一艘。燬敵飛機兩架。(三)沈鴻烈司令世(三十一日)戌刻自樺川來電。赤艦三十晚抵富錦下游。我海軍欄江防線。被其破壞。竟將該線炸出一道。三十一日下午一時半。赤艦四艘。犯過該處。闖入富錦界。其餘兩艘。在岸邊附近。被我陸軍砲擊起火。敵方騎兵一部登陸。羅團退守富錦城內。現正調集船隻。排在樺川下游堵塞。(四)哈爾濱無線電。防俄第一軍長王樹常。派張庭樞部十二旅。五十九團楊團全部。共四千餘人。攜車砲四五十門。機關槍迫擊砲多架。於一日上午乘大號拖船三隻。趕赴應援富錦。電話一日晚子時起復通。(五)黑河電燈廠。被赤黨完全炸燬。房屋焚燬大半。死我軍警多名。乃伯力電台宣稱。係白黨所為。顯係架辭。企圖卸責。(六)同綏滿路警處長張厚婉。一日電稱。據綏芬楊段長報告。十月三十夜。敵襲東寧。我軍還擊。歷三小時半。敵始退。我軍無恙。旋據續報。一日早四時。綏芬河西柳樹小站貨車。被赤俄炸傷司機二人。壞貨車六輛。機車一輛。查伯力於十月三十一日。廣播無線電。揑稱我國軍隊在綏芬方面。以槍火向彼方射擊云云。根據赤軍攻擊我某地。同日必揑稱我軍在該處向其攻擊之慣例推測。綏芬東寧方面。赤軍必將向我施攻擊。即此益信。

△三日●●　(一)哈爾濱無線電。一日下午三時。富錦經我軍克復。富哈間電報電話已通。(二)沈鴻烈司令三日來遼對當局有所洽商。隨即遄返富錦前線。(三)綏芬方面。日來時有赤軍飛機前來旋繞窺伺。赤軍不日想又將襲擊該方矣。(四)哈爾濱無線電。外傳哈埠交涉員蔡運升。四中俄交涉事。有在哈設辦事處之說。查絕對不確。(五)哈爾濱二日無線電。沈鴻烈司令。李杜鎮守使。在樺川令海陸軍集中樺川依蘭一帶。力謀反攻。防俄第一軍已派隊往該方。因援軍即日可抵樺川。赤軍決難再逞。(六)哈爾濱無線電。一日上午七時。赤軍飛機一架。飛至滿洲里市上空。旋繞約一小時始去。(七)哈爾濱無線電。東寧一日被赤軍襲擊。被我軍迎頭痛擊。退後未有回報。又東寧密山一帶有鄧澤生騎兵師全部駐守。赤軍或再來窺。絕對無虞。(八)哈爾濱無線電。東路柳樹地方。蘇俄赤黨炸燬貨車。茲據較為詳確之細報如下。東路第九十四次貨車。於一日晨七時四十二分。行至東路細鱗河太帮嶺間。忽被赤俄黨徒作路軌下暗埋藥彈。炸燬貨車六輛。機車傾覆。正副司機受傷。生命可無危險。隨車人員電告附近車站。臨時停止交通。九時許。路軌修復。交通停阻九小時後。即照常通車。

△●四日●（一）哈爾濱無線電。二日午七時。赤軍飛機三架。自綏芬河方面。飛抵穆陵領空。飛行極低。向二十六旅司令部及車站連擲炸彈數枚。均未命中、旋爲我軍以槍擊退。（二）綏芬河二日有赤軍飛機二架。飛來窺探。旋即飛去。此外尚無其他動作。（三）哈爾濱無線電東寧附近赤軍。數日以來。不時前來窺擾。經我軍抵禦。旋進旋退。並未得逞。東寧現仍由我軍固守。（四）哈爾濱無線電。上月三十一日。富錦之役。該城交通銀行趙昌磨坊均被砲火擊燬。（五）莫斯科消息。高加索及古班尼河沿岸各處。最近有大規模之革命組織。該黨領以宗教信仰號召。機關設在某舊城中。爲蘇聯政府發覺。大捕此項黨人。首領已被捕槍決。多數黨員。則放逐於西比利亞。南京接蔣公使電告。蘇俄發生內亂。連日蘇俄政府檢擧軍政要人甚多。蘇俄政府現恐慌異常。破獲謀亂機關甚多。（六）此次赤俄以海陸空軍大舉進攻富錦。深入我內地一百餘公里。該段松花江沿岸。人烟稠密、物產豐富。糧食尤爲其出產之大宗。此次被赤軍沿途刦掠一空。祇同江同興麵粉公司一家。被刦麵粉價值數十萬元以上。富錦爲儲糧鉅邑。適值秋收後。食糧蒐集。正候運銷之際。赤軍竟得乘間。赤軍暴行。甚於盜匪。該處民衆。身受其毒。莫不憤激。故赤軍雖傾其全力以來攻。我軍協力以抵禦。赤軍終難得逞云。

△五日●（一）富錦李鎮守使三日酉刻來電。報告上月三十一日富錦戰況。摘錄原電如下。衔略。職於三日下午三時抵富。即時規復地方秩序。江省王旅長。已回綏濱。羅團現在五區集賢鎮。業已飛調回城。敵人於二日漸退。共步騎各兵。陸路節節退去。軍艦先後下駛。刻聞約退去距富百里以外。二日夜間。敵艦尚對富錦用燈探照。富錦街市商民房屋。被赤軍砲火擊燬三分之一。營房衙署及各機關。均被砲火燒燬、無線電台被砲火擊平。三十一日一役。羅團官兵。奮勇異常。激戰終日。卒以衆寡不敵。械器懸殊。赤艦四隻衝入富錦。由其步砲各兵登岸。我軍左翼已受包圍。其右翼之騎兵抄襲我之側面。全線達十餘里。我軍僅一團。砲不過數門。敵步騎各兵。數在三千以上。野砲十餘門。山砲四十餘門、機關槍二百架。軍艦七艘、砲三十餘門、飛機九架、有日符號者。拋擲炸彈。砲火甚爲猛烈、據士人見有俄兵艦數艘。滿載形似某國人者。未登岸。被我軍擊燬赤艦一隻。擊傷一隻、我軍傷亡十餘人。富錦上下電線、日里以內、均被破壞。電局機器。被擄掠一空。此電派艦送樺川拍發。（二）哈埠德領告當軸。請在俄被拘之華僑、有二千名。現無棉衣。望速備二千襲、彼當負責送往俄國、妥爲發與華僑、（三）本月七日爲赤俄革命紀念日。謠傳赤軍將於是日大學來犯、各地赤黨。亦將謀騷擾秩序、當軸已飭軍警嚴密警戒。（四）滿洲里無綫電。甜草崗及克山各表六人。攜帶大宗物品到滿慰勞防俄軍將士。（五）黑河方面有赤俄難民逃至我境。據稱黑河伯力各境。食糧斷絕。飢荒到處可見。人民僅以豆餅高糧充飢。係由華境運入者云。

△六日●（一）哈爾濱無線電。哈爾濱軍警當局。迭得密報。悉匿跡哈埠之蘇俄赤黨。將於十一月七日赤俄革命紀念日有大舉動、當由特路警探分頭偵捕。於三日早六日、在舊正陽河捕獲赤俄暗殺團要犯金不拉鍠巴金也多尼果克狄尼槊交果可吉衣吾金米奇等八名。又在新正陽河捕獲尼多沃別力別什克等七名。並搜出宣傳品多種。照片數張、皆有極大關係、並解往特警探訪局依法訊辦。又於四日晨二時。在特警署五分所地界、捕獲大批。嗣又在各處捕得該國人犯。共有一百五十餘人之多、訊據供稱。均認與十一月七日暴動陰謀有關。哈埠六日起宣布戒嚴

（二）哈爾濱無線電。赤軍近由滿洲里調大軍赴綏芬方面之四站地

方。該軍隨帶大砲三十門。鐵甲車九輛。機關砲四十架。該方不久將將有戰事發生。而伯力方面。日來每日宣傳。謂吾軍在綏芬東寧向其攻擊。蓋無非爲後日大舉來攻地步耳。(三)哈爾濱無線電。伯力赤俄當局。於四日大捕反動份子。格死七十三人。中有牧師二名。被拘者一百二十餘人。(四)哈爾濱無線電。赤軍又圍攻室韋縣。詳情未悉。(五)滿洲里無線電。邊寧商工總會。慰勞東北邊防軍代表團扈迺賡。三日到滿。携帶大宗物品。慰勞前方官兵。該團於滿埠遍貼對俄標語。並於陣地撮電影照片。以備對民衆宣傳。

一週外交事件

法權照會覆牒 九月間我國致有關係各國之第二次法權照會。各國已經答覆。據七日京電稱。撤廢領判權照會。各國已先後有答復到部。英美先來陽(七日)法荷復照亦到。美照內容。大致仍持前議。盼中國於法典完成司法組織完善後。可以商談。英照內容。盼中國內亂早定。英對撤銷領判權可以在任何時間商議。法荷復照內容。與英略同。各國復照雖非同遞外部。但照內署名日期。均係東(一日)日。似事先亦曾有接洽。外部對此。認爲撤銷領判權問題。有相當途徑。對本年底撤銷之原定計畫。並不變更。以後交涉。擬取各個商量辦法。對關係國分別交涉。分別請各國派代表與議。如爲時間所限。恐電報往返費時。則擬由駐各國公使與各國政府商談。外部擬日內再照會各關係國。促即開議本問題。另電駐英美之施伍兩使。向英美政府商談云。另據倫敦六日路透電稱。英外長韓德森在下院答覆質問時。聲稱政府極願以寬大友善精神研究中國領事裁判權全部問題。彼等現正與中國政府接洽。以期於不久可能期間。發現該問題解決之方法云。

上海法院問題 二日滬電稱。外部接英領轉到歐登科通知。謂各國東(一日)發覆牒。對臨時法院事。允派代表隨時開議。七日京電云。外部接各國答復滬法院復照後。陽(七日)復致各國照會。大致係請各國即派代表。於本月佳(十九日)前派代表來京。商談改組滬法院問題。又以各國有派駐滬領事爲代表者。外部對派滬領一層表示不認爲適當。盼各國公使出席。如公使不能出席。則另派使館隨員爲代表。聞各國接照後。當即可如期派代表而來。

留日學生案件 留日學生被捕事。據王正延七日在滬談。謂與日檢舉共黨有關。此等被拘者非政治犯。亦非刑事犯。現正商日方引渡歸本國辦理。四日滬電稱。汪榮寶電外部。東京捕學生事。迭向日外部交涉。僅允特別注意。現續釋三十餘。惟共黨嫌疑較重之學生。以法律所關。不能通融。又五日京電稱。日本逮捕有共產黨嫌疑之中國青年事。外部昨接駐長崎領事電告。華僑簡竹斌學生李榮棻等。已由該領館分別保釋。其餘各人。正在賡續進行保釋交涉中。又六日京電。留日被捕學生。經汪使抗議。前後共釋六七十人。現尚有五十左右未放。亞洲司幫辦江華本與日領上村談。促速釋放。除共黨爲另一問題外。其無証據者。應即釋出。今見報載。有已交付法庭訊。江氏再晤上村。促電日詢問云。

中英寧案結束 七日滬電稱。中英寧案損失調查委員會。今晨九時半開會。先將未决之三英人生命賠償案。决議結束。次將前覆核過之賠償數目與雜查過去議决案。再加一度縝密校對。乃告結束。雙方呈請本國

政府核定後再將賠償等項內容公佈云。

平工潮已結束

上月二十二日平市人力車夫暴動搗毀電車一案。現已可稱結束。軍警將肇事各犯逮捕。迭次嚴訊。先後將首從徒衆驅逐出境。所有當塲捕獲主要人犯陳子修·賈春山·馬文祿。趙永昌等四名。均已供認煽惑人力車夫萬餘人。分別指揮。毀電車。擾害公安。破壞秩序等情不諱。警備部當將審訊情形。電呈閻總司令。旋奉閻總司令轉奉國民政府電准。依照戒嚴條例。暨懲治盜匪暫行條例第一條第六款之規定。將陳子修·賈春山·馬文祿。趙永昌等四名判處死刑。隨於六日晨八時將陳子修等四名。執行槍決。其餘各犯。亦將分別輕重依法懲辦。

關於電車問題。據七日國聞通信社訊。開行電車問題。近兩日來。迭經市黨部民訓會電車工會與公司方面接洽。工會方面前次擬定之過渡辦法三項。公司方面以工友覆函。有四百餘封。已大多數同情公司通告。認為不能再變更初衷。且謂公司該項通告。係董事會迭次開會協議之結果。經幾次之慎重删改。始行發出。委婉求全。不能再為讓步。聞連日商議之結果。大致已有端倪。開車亦頗有希望。據工會方面稱。開駛日期一星期內可見分曉云。

太平洋討論會

本週太平洋國交討論大會仍在繼續討論。中對中國法權問題。滿洲問題及上海租界問題均有重要之討論。茲將連日開會討論要點。彙誌於下。

大會第五日

領事裁判權討論　十一月一日太平洋會開始討論中國領事裁判權問題。分圓桌會議四組。每桌有代表五十八人。代表美·坎·澳·新西蘭·日本·中國·菲列濱·旁聽者有俄·法·荷蘭·國際聯盟代表海爾山爵士（英代表任該組主席）余日章博士（中國首席代表）及美代表費信惇氏同在一桌議事進行。按照圓桌會議常例。採秘密性質。會後向新聞記者作口頭報告時。並未提發言人姓名。討論領判權問題。係用友誼精神。各方均有意欲得一合理方法。應付此項問題。各方均以為領判權自身在原則上即係錯誤。唯一問題在應採何種手續將其撤銷。此項問題包括撤銷之條件。應採何種方式。及何時起始。前電略述之英特維爾故投計畫。已為一般討論。華人及他國人士多感覺該計畫至少對此問題之解決較近一步。關於任用外籍法官不至與中國宗主權抵觸一層亦間有華人以此點為然者。因該法官係中國政府官吏。華代表無一不欲取消領判權。但反對其立時取消之各代表所持理由。不外近頃英美政府答覆請求取消領判權牒文中所列。即以為中國法庭有不能令人滿意情形。並有畏司法缺欠公允。科罰外商。以圖立獲鉅款。某代表舉上海盛齊案。表明法庭受政治牽涉。某某華代表稱。盛齊案係由「貪污」而來。該案非民事的而為政治的。某代表答稱。如按照此等理由。則行政方面對於任何民事案件。祇需藉口該案實際上非民事的而為政治的。易於牽涉。某某非中國代表關於領判權取消後。上海等處法庭應若何組織。提出數項建議。某代表建議。設一有關係各國法學家委員會。作為經常顧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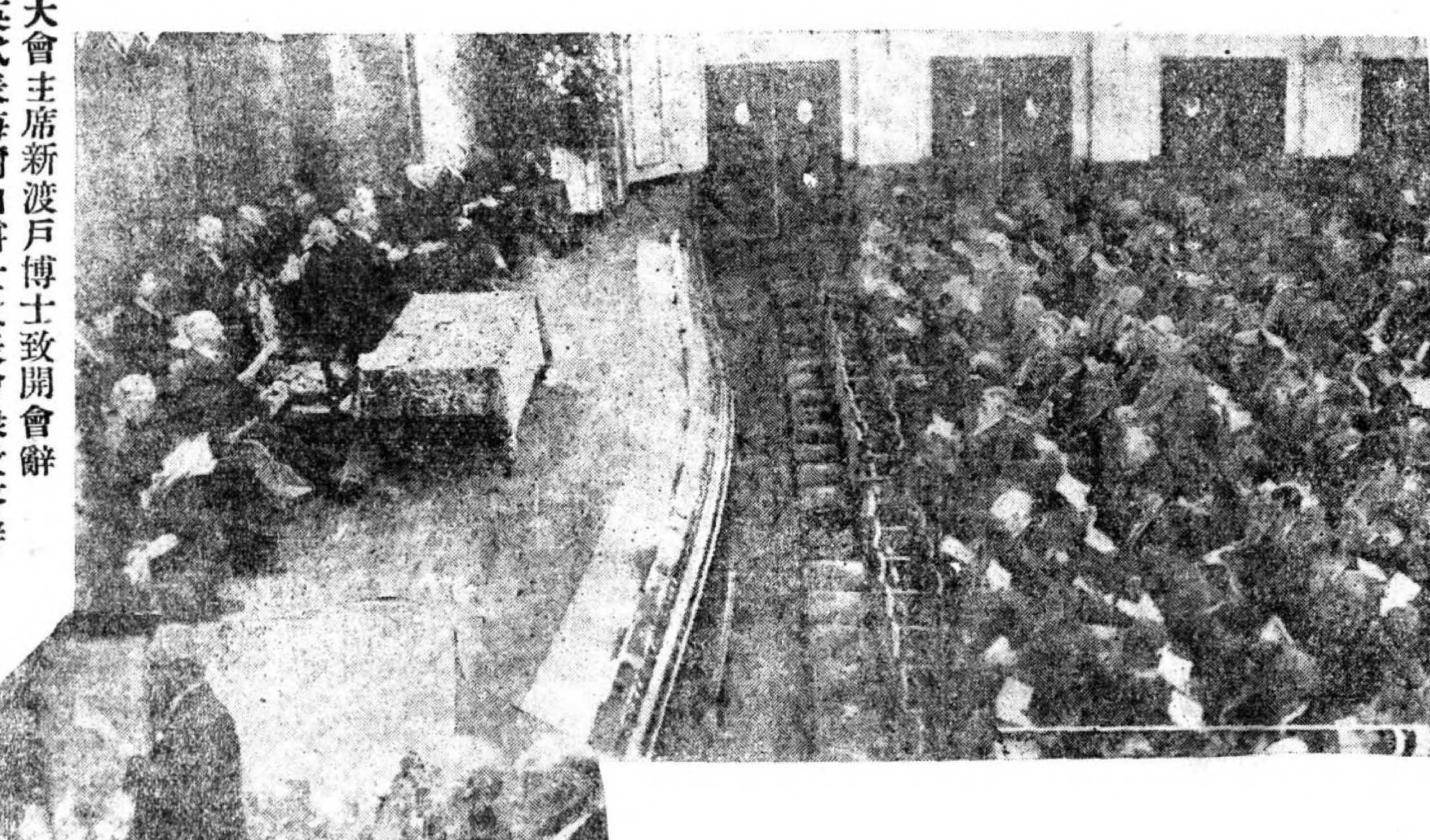
委員會賦予兩種權力第一、得指陳中國制度缺點與謬誤。庶能藉中國人民公意促進其矯正。第二、得以顧問資格提出必需或可行之改革。

日代表提出排貨問題 日代表提出排貨問題。主張應加以禁止。不得作爲國際政策工具。某非中國代表稱國民政府法律曾宣布其應作此用。關於此點中國代表意見不一。此項問題未嘗作長時間討論云。

大會第六日

繼續討論領判權 二日

大會繼續討論中國領判權。談及各租界地目前與將來之地位。某某非中國代表談稱如立時交還上海將發生紛擾。因除行政方面牽涉司法外。因華人缺少經驗。將不能立時接收該市完全行政之管理權。據各方面承認以該市各問題之特殊與需要之。般繁以大致言。迄今管理頗爲得法。有中外代表數人談稱按照已交還中國之各租界地言。並未發生任何爲難情勢。當有代表反駁稱於已交還之各租界地所冒危險。與交還上海租界所冒危險其間不可同日而語但各方面均承認交還中國主權剋間無論若何困難然對於中國人民在感情及心理上佔若此第一等



(上)大會主席新渡戶博士致開會辭
(下)英代表海爾山爵士代表會衆致答辭

太平洋討論會開幕寫眞

之重要必須加以解決。因此現時着手思維此事。如何解決。實爲要圖。關於此事討論結果。雖未發生任何具體計畫。但曾有建議數項。關於接近之可能。據一般承認。縱令中國法庭法權完全交回。中國對於外人在國際公法上尚負有義務。據談此項義務之確定性質。應請國際聯盟詮釋。因恐或將發生爭執。有一建議。作取消領判權應採取消現行條約方法。抱此宗旨。不久即應開始談判。並規定一取消日期。此項日期應在取消前許久。以便各國僑民有充分時間。以期其能適應改革。日本一般代表對能及早取消領判權之意。表示同情。據一般感想。領判權及租借地問題之討論。令所謂「冒險」之空氣。爲之一清。即關於可以用健全合理的方法達到解決一爲衆承認之難題。前途亦已瞭然云。

大會第七日

滿洲問題討論　三日爲星期日。無會。各代表休息。一日。四日圓桌會議討論滿洲問題。日代表指陳日人在滿洲根本上。係因中國不能防禦該方面外人侵略。日本視滿洲和平。爲一自保事件。但彼等承認中國在滿洲之宗主權。有一提案稱。日本在滿洲地位。與英國在印度。美國在海島地位相同。中國代表已將其駁斥。某中國代表痛斥日本在滿洲行使之政治與軍警管理權之重大。某美代表提議。滿洲繁榮與中國有利。如關稅與郵務之收入。即係一例。因此事態。中國關於滿洲問題應圖緩進。且滿洲商務發展能有今日。係爲俄日先後所造成。另一代表談稱。英美與中日相距頗遙。但對於滿洲之繁榮以及其和平維持。並彼間之門戶開放。均甚關注。某日本代表稱。日本關於滿洲感想。有某種變更。關於此問題。青年日本與舊派抱不同觀點。（較爲自由）日人並非完全頑固死黨Diehards

本日會議討論。始終精神甚佳。

東京四日新聞聯合電。四日午前太平洋之圓桌會議。討論滿洲問題。中國代表指摘日本設立郵局等不當行爲數項。謂日本對於滿洲。止於經濟而不作政治的活動。則中日關係將漸形良好。而日本代表對之。述日本進出滿蒙之歷史。謂日俄戰爭。中國若能與俄國交涉。日本日無活動之事歟。日本其後只於滿洲之極小部分而獲得權益。日本之經濟活動雖限於小地域內。因其過於顯著。致列國且有如日本已獲得滿洲之誤會。日本爲擁護權益計。實負有經濟的並軍事的重大責任以從事。

大會第八日

續議滿洲問題　五日滿洲問題繼續爲圓桌會議與講演時之重要討論題目。日代表主張以爲中國人民受日本在滿洲經營與維持平和與秩序之利益甚多。中國各代表力辯日方所稱若十點之不正確。故討論未有結果。但有數代表建議。設立一中日委員會。從事調查或和解。並締結一中日協定。日本承諾尊重中國主權。而中國則同意尊重現有條約與協定。但此項建議尙須審查。以供和解之用。現時中日代表團正試作個人間之會晤。以期達到此項目的云。

大會第九日

上海租界問題　六日開重要圓桌會議。討論上海問題。開始時說明其法律上之地位。謂如遇領權撤消時。則現時上海租界之行政機關。將無疑的在事實上聯帶消滅。討論提案兩項。第一提案謂應逐漸增加工部局華人名額。以期最後完全由華人管理。各華代表聲稱。彼等對此案不能承受。因在中間時期。外人主權仍然存在。第二提案提議不久開始談判建立該城新法律根據。

以反映中國主權大意以爲此項根據。由中國政府倣照古時漢西變狄克各城辦法。自由頒發特許狀。此項變動可不必立時將行政權自外人手中取回。據建議稱外人參加該市行政權之限度。可在中國頒發之特許狀中規定云。

另一圓桌之議題爲**中國財政**。一般同意軍費浩大。爲中國財政困難根本。據指陳中國無欵不能辦編遣。不編遣不能得欵。一般意見均以爲在現時情形下。不能舉大宗外債。但爲特別與需要事件。可得小宗借欵。

在圓桌會議**討論中俄爭端時**。發現關於談判根據。有一僵局。在各次主要談判時。莫斯科仍欲首先恢復原狀。而中國方面則稱。此點不能退讓。因恢復原狀將括包恢復蘇俄局長之獨斷權力。中國代表欲將談判分成兩步。第一先決定局長權限若何。此點解決後。第二步談判一普通協定。由簽署一九二四年條約之中俄雙方忠實履行

日議會召集期

日議會召集期。據東京二日新聞聯合電稱。政府關於第五十七議會之召集手續。加以種種研究。下屆議會似已決定二十三日。政友會東北大會五日在青森開會。犬養總裁以下貴衆兩院議員四十餘名黨員四千五百餘名出席。可決痛烈糾彈現政府之宣言。並作下開之決議。一、推行積極的產業政策。一、確立地方自治。一、整備國防整理行政及官案。一、輕減地租營業收益稅具他國民負擔。作爲兩稅委讓之階梯。一、擁護中小生業。安定國民生活。一、統制各種基礎產業。排除冗費。增進能率。一、革正舉選。改正選舉法。新勞農黨結黨式於嚴重警戒裏一日午前十時半起。在協調會館舉行。大山氏作悲壯之演說後。正午休息。午後一時半再開。可決四條綱領政策及規約。付託委員。黨各照原案決定爲勞農黨。職員及宣言二日決定之。午後三時半無事散會。

英國會開會後

英國會於上月二十九日開會後。現正在討論各項重要議案。首相麥克唐納已於一日抵英。五日首相在下院報告訪問美國情形。宣稱赴美時其心中或夾袋內並未攜有某項協定。但擬根據互相之了解以成立一新關係。彼必聽憑其結果。在政策上繁殖。在談話時。胡佛總統提出英美歷來見解不同之主要問題數件。如交戰國權利。築防根據地等等。彼等雙方同意加以研究。以冀達到了解。彼宣稱關於交戰國權利。除應允考慮外。別無其他承諾。彼未曾提出普通軍縮問題。準備五國海軍會議之困難。與談話無干。首相結束時宣稱債務問題未嘗加以討論。前任首相包爾溫稱。麥克唐納氏此行已獲得各黨派、之謝意云。

失業問題

四日下院辯論失業問題。管理失業問題之監璽大臣杜瑪斯宣稱。彼並不欲矯稱有任何神奇方法。可以治療失業。因此並非一臨時問題。可用臨時辦法。加以補救。彼稱在已往三閱月中。失業撥款委員會會核准撥經費一千一百萬鎊。嗣又核准七百萬鎊以供改良工業計畫之用。二千一百萬鎊供築路。三百萬鎊供發展殖民。共計撥四千二百萬鎊。尚有包

括數百萬鎊之各項計畫。現正在審查中。關於中央及市區政府對築路用地之困難。杜氏預先聲明將及早訂定地價與地租增徵稅法律。彼稱今年英國將運硬煤六十萬噸赴坎拿大。明年煤業之困難將不在覓得主顧。而在應付需要。關於軟煤。彼亦抱有希望。煤業商人已定造七千噸運煤船五艘。單供下年運煤之用。關於鋼業。彼更抱樂觀。彼將設法令「輸出賒欠委員會」以財力供給大宗鋼鐵輸出。彼宣稱。凡能在坎拿大做到之辦法。在他處亦能做到。彼對於將來非常樂觀。希望下院認可彼之報告。作爲彼三閱月勤奮工作之第一次表示云。路易喬治稱杜氏提案懦弱無勇氣。且不甚明瞭云。

印度宣言

此屆印度問題係根據一九一七年宣言。其內容謂英國政策「不但在印政府各部增添與印人接近之機會。並將允其設立自治機關。應能令印度以不列顛帝國完整一部分之資格。實現進步的自治政府。」是時張伯倫爵士任印度大臣。大概對是項宣言。曾加以同意。（張氏任宣言發表前數日因他事去職）而起草人爲已故之克松貴族。此宣言發表後。新任印度大臣蒙達古氏即首途赴印。與印督乾姆司福商榷作一印度憲法改革報告書。於一九一八年四月提出國會。包括此項報告書中所列改革計畫之管理印度案。係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通過。此案與印度以一種憲法規定一限制的代議政府。並定於此案通過後之十年。委派一上下兩院同意之委員會。調查印度憲法成績。並考慮是時應否設立擴大。修改或限制自治政府之程度。但包爾溫內閣決定提前着手辦理。遂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發表委派西門調查委員會（「本應任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委派）包閣欲將印度問題摒諸黨爭以外。故推舉自由黨員爲主席。並邀工黨黨員二人爲委員。此後該委員會即在英印雙方從事調查。報告書預料不久可以完成。十月三十一日印督歐文貴族奉政府命。任印度發表宣言。關於擴充印度憲法委員會調查範圍。介其包括英轄印度與印度各邦間關係。歐文貴族宣稱。憲法委員團主席西門爵士。曾於致首相呈文中指陳。謂彼與各委員於考慮印度將來之憲法發展時。得一種印象。以爲有研究英轄印度與印度各邦間所有關係之必要。據西門爵士觀察。以爲調劑此大印度西部分將來關係之方法。有充分考查必要。西門爵士曾建議於憲法委員會及印度中央委員會提出報告書後。英政府應召集英轄印度與印度各邦代表商量最後建議之可能妥協方法。以備英政府提出國會。歐文貴族更稱。余得悉英國政府對上述種種完全同意。英政府政策之目標。已見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宣言中。欲規定自治機關逐步之發展。以圖印度有進步自治政府之實現。成爲不列顛帝國中一完整之部分。余所奉英王喬治陛下諭旨。即明白宣稱。謂陛下欣然意欲一九一九年國會所訂計畫。應用作使英轄印度可獲得在英屬自由領土中適宜地位之方法。且英政府各大臣公然宣稱英政府願印度於充分時期中在帝國以內可獲得與其他自由領土同等地位。已不止一次。但因鑒於英印雙方關於英政府一九一九年宣言宗旨解釋之懷疑。余特代表不列顛政府聲明。印度憲法進步之自然結果。即爲獲得自由領土地位。惟欲能充分達到此項目的。必須與印度各邦以一進行機會。實爲重要。縱令現時吾人不能準確預料此項發展之形成。將循若何途經。但自各方面觀之。則無論有若何舉動。總應以保障能不悖達到最後目的爲主旨。是即爲英印方面希望全印統一者之所企盼。英政府以爲下述兩項目的。（一）尋求「解英轄印度方面對此問題之最良方法。（二）保障在此方法中。勿忽視大印度兩部分間將來較爲密切關係之較大問題。欲期其達到。最妙採用西門爵士所舉之手續。故在西門委員團與印度中央委員會提出並發表報告書。以及英政府能與印政府協商。以所有一切資料考慮此等事件時。擬邀請英轄

印度之各黨派與各方面之代表。以及印度各邦代表赴英。各別的或聯合的與其晤商一切云。

十一月一日路易喬治在下院質問。關於印督宣言中。述及印度在帝國中憲法地位一節。曾否諮詢西門委員團。倘令曾經諮詢。該委員團是否同意。又該節是否表示與前政府政策有變更。印度大臣彭恩答稱。政府未諮詢西門委員團。所述一節係擬建立英國政策目標。一如一九一七年八月宣言中所述。關於物質或時間變更之政策問題。在西門委員團及印度中央委員會報告書提出。並擬召集之圓桌會議舉行前。不能加以考慮云。關於印督宣言。因李丁侯爵(前任印督)動議質問何故不諮詢西門委員團即採取此項特殊辦法。又此項宣言是否表示變更政策。故上院大概將于下星期二舉行一印度問題辯論會。包爾溫在下院宣稱。本日每日郵報有一文。稱彼曾代個人及保守黨承諾。贊助歐文貴族計畫。又稱昨日保守黨「暗閣」曾開會。令彼致函麥克唐納取消贊助印度自治之諾言云云。彼曾加以注意。包爾溫稱。該文中所列事實。均係不確。且對於公共利益有嚴重傷害。不但於國內爲然。且將及於帝國全部云。

英俄復交

五日下院辯論英法俄復交問題。外長韓德森提出動議。請下院核准政府關於恢復英俄外交關係辦法。韓氏稱政府未嘗擬承認以英國納稅人信用。供蘇俄政府借欵之用。在任何時間。任何方式之蘇俄宣傳。不能加以容忍。彼已與各自由領土協商。各自由領土(除有一自由領土意見未曾接到)均懇求關於宣傳保障應推及彼等。韓氏又稱。關於禁止宣傳問題。業經達到妥協。關於此問題之保障。在俄使呈遞國書前必須換文。包爾溫提出修正案一件。對政府未能履行首相與外長預定之復交條件表示遺憾。并指摘在初步條件履行以前復交。包氏斥政府屈服於蘇俄最爲可羞。並稱在外交權利上。單獨與蘇俄以特殊待遇。實爲錯誤。蘇俄領袖決心煽動革命。不但在西歐爲然。即在印度與中國。亦復如此。下院以三百二十四票對一百九十九票。否決包氏修正案。通過韓德森提案。表決復交案時。國會自由黨員全體及保守黨議員三人均投政府票云。

法國新閣組成

法國新閣組織數經波折後。三十一日達迪氏奉命組閣。克里門德放棄此項工作。巴黎二日電稱。關於達迪組閣。雖右派及聯合派等各報均抱樂觀。但國會中人意見頗爲悲觀。恐急進黨難於合作。下院急進黨員以四十六對二十八票否決與達迪合作。達氏宣稱對急進黨員議決雖抱遺憾。但相信可不致與完成內閣有關。在急進黨員表決前。戴拉德氏曾講演。稱達氏爲反動。並責備急進黨右派叛黨。而右派黨員則又責戴氏及克里門德不能組閣。均屬戴氏個人之咎云。法新組內閣名單如下。

總理	達迪	外長	白里安	財長	奇隆
陸長	梅哲諾	海長	萊克	航空	伊納
殖民	彼得烈	勞工	勞休		

按達迪內閣爲一九二四年以來最富保守性者。人選包括白閣十四閣員中之九。八人均蟬聯舊職。梅哲諾由殖民調至陸部。代一九一四年來久任陸長之班樂衛氏。梅氏對法邊安全問題所抱堅決態度。恐不易與白里安調解。政策契合。關於達迪氏之大多數預測不多。但無論如何可以免强支撑所恃者。一部在右派。一部分在急進黨寬大的中立。達迪氏於歐戰時爲派遣赴美之法國高等委員。在法國政界中爲後起之秀。且在新聞界知名。其組閣之前途困難不在少處。但彼竟毅然出任組閣。頗造成一良好印象。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

自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起
至十八年十一月七日止

（記者）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五

△蔣北行過駐馬店，午抵郾城，鄭電、三十一日隴海路戰事激烈、

△吉電、俄艦七艘入富錦江岸、

△王正廷在滬談、中俄交涉必要時可由中央責成地方代表中央辦理、

△幷電、何應欽、方本仁、劉志陸等三十一日下午抵幷、閻即晚返幷會晤、

△國務會議決工會法定本日起實行、

△滬律師公會電京、請速訂定行使法權辦法、

△各國復牒、對臨時法院事、允派代表隨時開議、

△太平洋大會討論法權問題、

十一月二日　星期六

△滬電、連日豫戰甚劇、已入第一期決戰、

△漢電、第八師衛戍武漢、

△吉林電、俄軍迫樺川、勢甚危急、

△平漢尋常快車本日起停開、

△太平洋大會繼續討論中國領判權、

十一月三日　星期日

△蔣抵許昌，與何成濬商軍事、

△幷電、閻何連日協商、閻始終維持和平、

△瀋電二日克復富錦

△陳濟棠在梧州召集堵張會議、

△第八師全部抵漢、

△北平電車工會駁電車公司告工友書、

十一月四日　星期一

△滬電、三日來豫戰轉烈、戰線自黑石關鞏縣一帶至密縣登封、

△京電、某國外相對中俄事電張繼、表示願任調停、

△英美記者由五台返平、

△石友三由徐抵蚌、奉令剿皖北匪軍、

△何應欽出席皖省黨部紀念週、報告時局、

△太平洋會議討論滿洲問題、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二

△閻就陸海空軍副司令職、

△滬電、將擬親往登封方面督師、

△中執會電獎前方將士、

△京電、日使汪榮寶報告在日被捕中國青年、一二兩日續省釋三十餘人、

十一月六日　星期三

△鄭州電、克復偃師、

△瀋電、哈俄黨定十一月七日暴動、事前發覺捕獲百五十八人、

△中政會議決任命桂省府委員、

△陳銘樞由梧州返粵、

△高英案審訊終了、

△太平洋會討論上海租界問題、

△北平搗毀電車案要犯陳子修等四人槍決、

十一月七日　星期四

△京電、英美法荷各國已答覆二次法權照會、外部再照會各國請速派代表商改組滬法院、

△京電、施伍兩使有電報告英美對我國對俄宣言意見、

△津訊、閻五日有電致西北將領宋哲元等、

△葉楚傖報告新聞政策、

△中英寧案損失調查委員會會議結束、

△陳濟棠呂煥炎在梧策劃軍事、

△滬共黨有小紛擾、

刊誤　第四十三期

采風錄　第一頁第十行第八字難誤離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大同懷古二首　兌之

雄邊帶列邑王氣餘千載沄沄如渾水奕奕武州塞我來非物役遵途攬燕代山川形勝地緬望古都會天高萬木寒日落孤城大畦隴翼廣遠鎡貨殷重闤農桑樂豐暇士女乘休泰九州方靡騁獨謝戈外伊古事戎索遷流凡幾輩攻守並莫施安危不相逮俯仰今昔懷蒼茫寄一槩

拓跋起代北羣雄爲驅除武成既震爍文烈亦紛敷因依秦郡縣宅士此論都既欣控引便復利風土腴巍峨儼宸極縣邈鶩皇衢琢石表穹觀列樹映清渠至今尋酈注想像見宏圖是時去漢近古風方未渝佛法會東來文物粲萬殊即看武州寺情妙冠寰區誰與證史冊遺蘊在榛蕪

合用滄趣海藏九日原唱詩韻寄酬秋岳并呈二老　逸塘

休論華渭與蕭曹俯仰行窩卻自豪葵會人知周有管桃源孰謂晉無陶閒來抱甕庸非福（余於海濱買茅畫亭顏曰抱甕）到凌煙已太勞（答秋岳忍能抱膝陋袁曹句意）但祝時清陪二老年年載酒共登高

留別王逸山　鳳蓀

送客翻爲載酒遊臨城百里此淹留逶遲道路村雞午蕭颯園林隴麥秋晚計祇應歸白社壯懷尚擬獵青邱他年握手知何地問舍求田可自由

和纕蘅移居詩均　庸庵

南橫南徙東華東都在長安奕局中家世清門文采富詞曹仙侶唱酬同（君有春曹話舊圖詩編徵題詠）縱慚杜甫千間廈不礙相如四壁空舊邸若回王府井（余舊居王府井大街十年）詩成猶可質鄰翁

疊均仍寄纕蘅　庸庵

移家喜傍鳳城東。回首鄉關憶蜀中。近覓荆高樽酒共。遠追揚馬瓣香同。十年杜牧江南恨。一顧孫陽冀北空。（君爲㯻江特賞）聞道西山紅樹好。賞秋絕巘學瓶翁。

花近樓主枉和移居詩并書扇見詒六疊前韻奉訓　纕蘅

十年曾不到江東。百尺樓高想望中。霜鬢論兵才已老。黃花晚節世誰同。開函乍喜鄉音熟。賭句眞慚儉腹空。等是萬方多難日。知公心契少陵翁。

幽居秋盡　釋戡

巖城凍角緊殘更。霜重階蟲漸失聲。不雨秋雲長黯黯。無風落葉自輕輕。待還書債鐫餘墨。苦爲詩程費短檠。誰信幽居滋味好。祇應滋味是淒清。

落花詩和滄趣樓均　叔雍

蝶使蜂媒總後時。東君到此只成悲。綠楊城郭凭如夢。紫陌闌干度已遲。碎錦繽紛應共惜。沾泥辛苦付誰知。不堪亭角尋思處。忍著猧兒覆亂棋。

絕憐雨橫更風狂。併遣天涯草不芳。絢海珍叢消片霎。驕雲畫檻了千場。移根癡擬藏金屋。對景愁猶泛玉觴。未信重開仍故樹。一灣逝水一迴腸。

餞春不放翠尊空。怕見將離鬭晚風。閬苑未容招七七。小名猶復認蟲蟲。迅同鳳紫隨雲霽。竝徹峯青送曲終。莫漫工顰兼解語。隔林惆悵信天翁。

急劫人天乞少留。塵香應尚戀枝頭。窈娘隄畔拚凝睇。少女風前不自由。鬢嚲從教空鈿股。菱開長自黯妝樓。他生有分宜春苑。培養靈根未肯休。

菩薩蠻　和韋端巳　次公

西園宴散多惆悵。綠塵夜繞流蘇帳。酒醒四更時。誰歌團扇辭。　素書胡雁羽。迢遞平安語。春盡不還家。簾波搖燭花。

越王臺畔青山好。館娃宮裏紅顏老。燕語早春天。美人和恨眠。　江南三四月。陌上花如雪。游子苦思鄉。淚珠生酒腸。

紅樓聽唱襄陽樂。桃花滿地東風薄。乘醉過橫橋。有人壚畔招。　清江三六曲。水上鴛鴦宿。臨水折楊枝。玉驄尋路歸。



蜀中掌故考

蔣唯心

李冰伏龍

(甲)伏龍考訂

(一)民間傳說

「鎖孽龍」一事，川人直「家喻戶曉，」聞滇黔湘閩各省，亦間能道之。其傳說頗不一致，但大概不外謂，「若干年前，有孽影環或孽隱凡者，係一販草童子。每晨在屋後刈青草一叢，往鎮上出售，得錢以養其母。所刈之草甚奇，雖日日割之，而隔日則榮茂如故。心知有異，遂荷鋤掘其根以探究竟。得一珠，光澤可愛，持歸置米櫃中，則米暴漲，入錢集，則錢驟增，知為「夜明珠」也，愈珍護之。肆購什物令其生漲，未久即成巨富。鄉人異之，且妬其富有。誣其為盜，鳴諸官府，偕吏卒，操梃刃，來家搜索。孽知不免，急納之口中，衆覺，欲奪之，相持間，遂吞入腹內。於是大渴，盡井甕之水不能解，遂趨河邊作牛飲。吸水愈多，身軀漸漸增大，俄頃化為神龍。其母哀號，持彼一足，故該足竟未成爪。終以龍形已具，入水而去。行數里輒一回頭顧其母，旋轉處頓成一灘，凡顧二十四次，故有二十四個望娘灘云。後每至一地，則山陵邱墟，平原淪泊，蜀民幾幾乎危矣。終以此觸怒天神「二郎老爺」，(當即二王之誤)與渠劇戰，克而獲之，繫於灌縣伏龍灘中。鎖以鐵鍊，表以鐵椿，每年一易。誓之曰：「鐵椿開花馬生角則起」。蓋終不欲釋之矣。至此，水患遂歇；蜀人感二郎之恩，各地塑像祀之，即三眼川主是也。」更有贅坿之者，謂：「前清某時，有秀才一，徒步行至江邊，偶欲濯足，置冬帽於鐵椿上，而屈身就水。孽龍見帽纓，驚喜，以為椿開花矣，急濯起，水暴漲，秀才入水死。」此乃影響上文而作也。此事雖妄誕不經，而據情求之，則事之俱有因原也。當於後文詳之。

(二)野史記載

李冰與神鬬而獲勝之事，初見於華陽國志，次見於太平廣記。華陽國志三曰：「周滅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乃至湔氐縣，(即灌縣地)見兩山對峙如闕，因號天彭闕。彷彿若見神，遂從水上設祀三所。」又曰：「或曰冰鑿崖時，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與神鬬，迄今蒙福。」既於文首加以「或曰」二字，則璩亦係據傳聞，而猶以為疑也。蜀典五引太平廣記引成都記曰：「李冰為蜀郡太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為牛形，江神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彊弓大箭，

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亦必爲牛矣，我以大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作，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鬬於水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設有鬬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數千家，邊江低圮，雖甚秋潦，亦不移。適有石牛在廟庭下。唐太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爲龍，復與龍鬬於灌口，猶以白練爲誌，水遂漂下左，縣梓潼皆浮川溢峽　傷數十郡．唯西蜀無害。」此則「襄陵」之後，人民「昏墊，」驟得平土而居，喜樂之極，故有如是神話也。若文人記述，則又攀緣古人疑似之辭而增益之，如華陽國志初僅曰「神」。而廣記遂益以「蛟」或「江神」或「龍」。華志初僅曰：「摻刀與神鬬」，而廣記遂益以「卒勇」「白練」「風雷大作」矣。即此亦可見其遞增之痕迹也。

(三)據史訂正

華陽國志稱李冰於秦孝文王時守蜀　按史記六國年表孝文王僅在位一年，是即於孝文時官蜀，而不必爲孝文時鑿江也。漢書溝洫志曰：「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田，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文首不冠時代，則秦孝文時，李冰守蜀、乃晉後之說。按蜀以秦昭王六年內屬，至孝文已五十年，秦之足以升黜蜀令無疑，雖不能指明其切實歲月，要可以言昭襄之季也。冰以一疆吏，並非方士之流，竟能神出鬼沒，入水斬妖，殊堪怪異。或者，冰欲開工鑿河，恐頑民不率，故作神怪語以懾之。不然則後世貽其功者坿會之也。又按離堆凡兩見：一則灌縣伏龍觀，一在嘉定烏尤山。察烏尤三面倚陸，係汪洋中一渺小之阜，又不當要衝，疑心不屬鑿開也。則漢書所指即應以灌縣伏龍當之。

(四)據現推敲

前年夏季，與好奇朋友三四輩驅車赴青城，曾在伏龍觀勾留半日，遍執僧侶士住而問之，詢換鍊立樁事，均瞠目不知，深訏造謠者之荒唐。後閱灌縣志，知其果有此事，但柱所以堵水，而鍊乃繫錨也。縣志三曰：「萬歷乙亥，江大溢，巡按御史郭，令於鐵牛外增鐵柱，……諸岸間植三十鐵柱，每柱長丈餘。……」又曰：「都江堰河底有臥鐵一條，以誌淘灘之規則，滕王二司馬以其安放無一定之處，乙酉歲添丁字鐵樁一，鐵柱一。丙寅……復加長鍊縛住鐵樁，使勿移動。」鐵樁鐵鍊既知之矣，而所謂每年一換者，則似另將一事混入也。據土人云：「西郊索橋，橋底計十二繩，當於月令之數，每月易其一，一年而周，周而復始。」則所謂一年換鍊者，或指此邪？至於廣記所謂李冰化牛者，或即李冰令其子作鐵牛以壓水怪之訛傳歟？

(乙)與伏龍有關之兩地——伏龍觀與索橋——

(一)伏龍觀情形

伏龍觀在縣西數百步，出城渡一橋，折右行，逾實業局之試驗園，抵一小門，額署「伏龍左觀」四字。入門頓覺高朗，又右折，上石級百十步，上正殿，穿後殿，左行即得亭亭。有小墹一畝，繞以石欄。早聞水聲怒吼，撼地欲覆，俯瞰，即伏龍灘也。上流

水勢湍急，驟觸此堆，故瞋目而怒。宋馮伉移建伏龍觀序云：「雲壁高坼，雪濤中注，靈阜嶙峋以磅礴，冲淵澎湃而瀺灂，硍之灘磧，濤振林谷，有若長蛟斷於陽羨，支祈鏁於淮泗。」如此描寫，亦非過辭。詩人郭莊范冰之輩，更驚其「洪濤萬頃」「神功靡盬」矣。（俱見縣志）

（二）伏龍觀之考訂

伏龍觀廟制甚古，當非近代物，因縣志不列「寺觀」一門，故無從考其根株。但宋馮伉移序乃云：「視其間堂廡湫隘，命芟草以廣其址，積石以增其注，遷舊宇之翳薈，即孤山之顯敞」。則前此即有舊規，不過因其「湫隘」而「增」「廣」之耳。復按華陽國志稱：「李冰設祀三所」，似於伏龍觀不無關係也。

（三）索橋之情形

索橋在灌縣城西二里許，偶忘其名。橋長略有數十丈，寬丈許，係以粗壯繩十餘條，橋底橋欄以之，兩端縛於木柱，可旋之使緊。中支以樹架，而掛橋於上，去水面不亞三四丈。上佈木板少許，且未穿鐵釘，於震蕩中更加以灝落之險。而水勢爭流，波瀾廻環之狀，絕非常河可比，淵深冰薄，危殆萬分。行旅者無不汗流而過，同行者有較幼之羅某幾淚落呼天矣。范石湖所謂：「大風過之，掀攀幡幡然，大略爲漁人曬網，染家晾帛之狀。又須捨輿急走，從容則震掉不可立，同行者失色。」若非親歷，或將疑其誑語。又有詩云：「織簟勻鋪面，排繩強架空。」一則前此或係竹笮，而今則木板也。

（四）索橋之考訂

名勝紀引水經註曰：「都安縣（即灌縣地）渡江有笮橋」、又引唐獨孤及笮橋贊曰：「（缺首句）相引一索；人綴其上，如猱之縛。」彼不曰「索橋，」而曰「笮橋，」則唐以前似非今制按笮字有迫狹之義又明謂「相引一索」疑彼時尚爲溜筩橋之類。（溜筩橋制見名勝紀六）及宋世蘇長公送鮮于都曹，詩乃有「夜渡繩橋看伏龍」之句，則索橋之改，在宋時無疑。但究出何人之手，不可攷耳。

薛濤井與百花潭考略

（一）薛濤井

薛濤井在成都東門外四里許，今已改爲郊外第一公園，除井陷外、尚有吟詩樓浣箋亭望江樓等地，景物幽絕；頗足使人留連。該井窮隧深邃，玉津欲溢，水味亦較他處爲甘，城爲各大茶肆及富家爭來汲取。按全唐詩薛濤本傳稱：「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隨父宦，流落成都，遂入樂籍。暮年居浣花溪，着女冠服，製薛濤箋」清陳矩校洪度集（見靈峰草堂叢書）引陸友硯北雜志云：「「濤字度弘」各本之字洪度者皆誤」。此一異說也。攷四川通志及蜀中名勝紀均謂薛濤井「舊名」玉女津，則薛濤之稱當屬後起，是否與薛濤有關，尚未可必也。所謂「舊名」者，若直什濤前，則濤不應獨冐，若竟在薛濤之後，則係後人妄加，不能憑信。蓋與薛濤唱和諸子，均未直指外東爲薛濤住地。唐王建贈濤時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萬里橋在南門城口，從蜀漢至今未改其稱。既曰「萬里橋邊」則濤直居西南方也，證以華陽縣志引隴蜀餘聞曰：「井在萬里橋西，錦江之涘」、則濤井誠非今地，而與王建相合矣。況唐代有「教坊」之制，亦如今之劃定妓女

範圍，似不容彼離羣遠居。華陽縣志載濤與明田洙作鬼交一事，頗誕不可信，而文後贊以「濤居平康巷」，似不無所據。該巷今已不可攷，要之在城內無疑。詩話本傳所載：「居浣花溪」者乃係「暮年」而又「着女冠服」，當已削去樂籍。至於紙箋製造處亦當在百花潭，（即浣花溪）與今井無涉。蓋本傳「好製松花小箋」一語，坿于「暮年居浣花溪」之後。元費著箋紙譜亦云：「濤僑止有百花潭，躬撰深紅小箋」愈足徵信。若南中紀聞所謂「灩紙向水面拂過，輒作嬌紅色」者，近於神怪矣。又按成都縣志：「薛濤故宅有二 一在碧雞坊，一在浣花溪上」。所謂碧雞坊者，據云去杜公草堂不遠，亦在西郊。若浣花溪則與前所攷證爲合符節。故今薛濤井當非故物。

（二）百花潭

百花潭即浣花溪，俗分爲二，以爲上流爲溪，淵處爲潭。誤也。在成都通惠門（通稱新西門）外二里，與青羊宮相望，亦錦里各勝也。據志稱，在昔四月十九日，通城人士爲慶祝冀國夫人生辰鰲集於此，雕遊盡日而返，今則不然。雖前年亦曾有好事者行之，亦寥寥數人耳。此溪既證明與薛濤有關，已够使吾人憑弔矣，而溪之負盛名，實不以濤，而另因一香艷慷慨之事也。前所謂冀國者，姓任氏，爲唐劍南節度使崔寧之妾，與濤同一卑賤，而垂名亦齊，一代一地竟出此雙絕，亦云奇矣。微時，浣僧衣於此，隨手出蓮花，故作爲百花名事，見舊唐書代宗本紀，略云：「大歷三年，崔甯入朝，楊子琳乘虛襲成都，甯妾任氏，募勇士，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敗遁 」云云。既不云浣衣，復不稱曾封冀國夫人，則事之來，恐亦多坿會耳。明一統志及四川通志載宋任正一遊記辯之甚詳，但末亦不能自斷，特兩歧其說。今略摘大要，以明梗概：（一）以唐書不詳其家世。不稱其封爵，則俗傳當不可靠。（二）以杜子美詩兩稱百花潭，則潭名由來已久。（三）以甯身爲疆吏，不應强取民女爲妾。除第三項證據稍薄弱外，餘均不移之論。又自作解答：（一）子美與任同時，或用近名。（二）寧頗强橫，取民女亦意中事，終不若前說之正確也。要之，任氏之是否關係於百花潭殊無關宏旨，而捍賊禦侮，爲蜀民除患，爲女界吐氣，亦足令人景仰不置。今設專祠，在社公草堂側，經兵卒盤踞，已襤褸不堪矣。



隨筆

凌霄一士

自馮道發明刊板。而古書亡佚者漸少。自鉛石印法流傳中國。而文化上裨益尤宏。就光緒初年言之。鉛印爲申報館。石印則點石齋。稍後則有同文書局（石）廣百宋齋（鉛）大同書局鴻寶齋蜚英館積石書局（皆石）圖書集成局（鉛）數家。以點、石、同、文、蜚、英、之、出、品、爲、最、佳。紙張堅厚潔白。楷書一筆不苟。校對一字無訛。其小說中圖書。皆倩名手爲之。今購、得、者。與骨。董●品。一。例。珍。視、矣。凡舊刊板之精者。或零裁碎剪。黏裱成頁。合數頁爲一頁而縮印之。如淵鑑類函佩文韻府。可置諸巾箱焉。近所見者。惟上海會文堂所印胡刻文選。猶可彷彿。商務印書館之四部叢刊。與當年蜚英館（精印原板叢書最多）較。蓋遠遜矣。

關羽、乞、娶、秦、宜、祿、妻。見於、三、國、志、本、傳、注、語。而亦、有、作、乞、娶、呂、布、妻、解、者。關羽傳注引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啟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啟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俞曲園小浮梅閒話謂「據此。則呂布妻必美。且又牽涉關公。雜劇有關公月下斬貂蟬事。即因此附會也。」月下斬貂。既不見於史傳。即演義中亦無之。俞氏、推、其、附、會、所、由、來。不爲、無、見。是因、謂、關、羽、乞、娶、呂、妻、矣。而王漁洋香祖筆記有云。「胡應麟作丹鉛新錄藝林學山。以駁升菴。自負博辯。然舛謬復不自覺。如引三國志關某傳注。謂羽欲娶布妻。啟曹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按此乃秦宜祿妻。與布何涉。元瑞豈未一檢陳書耶。」胡解、與、俞同。王則主、秦、妻、說。其實「其、妻」之「其」固可、作、秦、宜、祿、解。而解、作、呂、布。却亦、非、不、可、通。且「臨、破」一當、然、指、破、呂。謂爲、乞、娶、呂、妻。似更、於、文、義、爲、近。袁子才「讀胡忠簡公傳」一舉

其在廣州戀黎倩爲朱子所識事。謂「即此可以見公之眞。」並引「蘇武娶胡婦關忠武請秦宜祿妻」謂「彼其日星河嶽之氣。視此小節。如浮雲輕飇之過太虛。而腐儒矜矜然安坐而捉搦之。譬鳳凰已翔雲霄。而鸞鳩猶譏其毛羽有微塵。甚無謂也。」亦言秦宜祿妻至稱關以忠武。未知何本。蜀漢謚爲壯繆。清乾隆帝詔改壯繆爲忠義。未嘗曰忠武也。即宋封崇惠公武安王。明封協天護國忠義大帝。亦無忠武之稱。殆誤以岳謚當之耶。（宋昭雪岳飛。追封鄂王。謚忠愍。繼改武穆。卒定忠武。）昔北京悟善社所出「靈學叢誌」載岳氏降壇。自署頭銜武穆侯忠武王云云。兩謚並舉。分隸侯王。甚可笑。關氏降壇。署銜壽亭侯云云。竟不知漢壽之爲地名。尤謬。袁氏以細行不檢爲士論所薄。理學家尤深惡之。故作此文。示小德可以出入之意。聊以解嘲耳。

關張稱萬人敵。爲魏吳所憚。而關嘗威震華夏。曹操欲遷都以避之。張傳亦言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是關之驍勇尤著。然勇而無謀。濟以驕矜。故卒敗死。蜀漢王業因之終於一隅。蓋將才而非帥才也。古來勇將亦自不乏。而關獨神而且聖。爲歷代朝野所極端崇奉。殊不可解。關廟聯有云「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大宋千古」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又云「聖以武成名。剛毅近仁。於清任時和中。又增一席」「學於古有獲。春秋卒業。在詩書易禮外。別有專經。」竟引爲仲尼之同志。則以春秋一經相牽合。謂撰者讀者不妨並列。故孔夫子之外。又有關夫子焉。然關讀春秋不見正史。惟三國志本傳注引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俗傳關讀春秋。當即緣此附會而成。然傳自傳。經自經。豈宜混而同之。且「略皆上口」其諷誦左傳之程度。亦不過爾爾。以視有左傳癖而作集解之杜預。尙非其倫也。或謂關之享大名。純爲三國演義之力。惟演義內容。除就陳志裴注等推衍。兼採民間傳說而成。關氏之神聖化。當依流俗之尊仰而先有種種傳說。演義乃緣以發揮。非憑空創造也。觀宋世已有武安王之封。演義則濫觴於元人。完成於明代。關氏之見崇。在演義問世之前。尤可徵信。然演義固不可謂無關係者。蓋對于民間此類傳說。實經過一番薈萃整理之工夫。使散漫的成爲系統的。自此書出。其神聖化之色采。乃愈臻濃厚矣。

曾胡譚薈

凌霄一士

曾紀澤為國藩家繼起之惟一人物。不愧名父之子。宗棠、甚、愛、重之。嘗稱以「聰明仁孝。」並以人才奏保。時紀澤出使未歸也。迨紀澤歸國。宗棠已前卒矣。宗棠督兩江時。委國藩壻聶緝槼佐上海製造局事。製造局總辦李興銳以紀澤日記於緝槼有不滿之詞為疑。宗棠與書解釋。謂其尚有志西學。故令其入局學習並謂「日記云云。是劼剛一時失檢。未可據為定評。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君子用情惟其厚焉。仲芳（緝槼字）能則進之。不能則糾撤之。其幸而無過也容之。不幸而有過則攻之訐之。俾有感奮激厲之心。以生其歡欣鼓舞激厲震懼之念。庶仲芳有所成就。不至棄為廢材。而閣下有以處仲芳。亦有以對曾文正矣。弟與文、正、論、交、最、早。彼、此、推、誠、許、與。天、子、所、共、知。晚、歲、凶、終、隙、末。亦、天、下、所、共、見。然文、正、逝、後。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親、友。無、異、文、正、之、生、存、也。」益見宗棠之於國藩。誠有、異、夫、尋、常、之、凶、終、隙、末、者、矣。且據薛福成所記。宗棠嘗為國荃言與國藩絕交之故。其過在國藩者七八。而亦自認其二三。是宗、棠、亦、非、完、全、諉、過、國、藩、也。緝槼歷官至安徽巡撫。移浙江。為臺諫所劾引退。家於滬。嘗蠲資興學。所謂聶中丞公學者是也。其子其杰營商業。為上海商界聞人焉。吳趼人小說「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於緝槼譏訕甚至（以葉伯葵影聶仲芳。）而據「沃丘仲子」所為「近代名人小傳。」則稱國藩重其少年端愨。因妻以女。「當官素和謹。至浙日突彈罷不職文武多人。羣吏大驚。怨讟以作。然在當世疆吏中。尚足稱廉靜。」或「怪現狀」所述容有過當歟。紀澤日記凡見兩本。一稱「曾侯日記。」（申報館鉛印本。）一稱「曾惠敏公使西日記」（上海書局石印「曾惠敏公全集」本。）

均紀澤出使時所記。二者互有詳略。惟均未及指摘緝栔語。蓋刪去之矣。

宗棠平時言論。於名滿天下之曾胡。每視爲不己若。而於舉世共稱倚已成名之駱秉章。則甚表推崇。毛鴻賓之爲湖南巡撫也。致書宗棠。以秉章前政爲詢。宗棠覆書。舉秉章撫湘績效以告。極口贊歎。謂『德政既不勝書。武節亦非所短』並謂『外間論者。每以籥公（秉章字籥門）之才不勝其德爲疑。豈知同時所歎爲有德者。固不如籥公。即稱爲有才者。所成亦遠不之逮乎。』意即秉章才德實過曾胡也。是固其不肯人云亦云之素性使然。而秉章自亦非如世俗所評之庸碌而專恃幸運耳。

湘軍志謂宗棠督辦浙江軍務。「以初領軍。亦爲諫事國藩。自比於列將」郭崑燾糾之曰「宗棠向喜與國藩爭。國藩嘗禮下之。未嘗一日諫事國藩也。」又曰「諫事數語。有意詆之。非情實也。」以宗棠之自負。固非能諫事國藩者。宗棠於浙事將定時。致駱秉章書云「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而籌餉亦非所長。近日議論多有不合。祇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爲將順。然亦難矣。」不滿國藩之意。情見乎詞。惟政府方以東南全局委之國藩。宗棠自不能事事立異。所謂勉爲將順者此耳。前嘗被劾出湖南撫幕。嘗請於曾胡。願爲一營官殺敵自效。此特以滿腔憤鬱之氣。爲無聊極思之語。非眞欲爲曾胡帳下一小校也。晚年爲章壽麟序銅官感舊圖有云。「公（國藩）不死於銅官幸也。即死於銅官。而謂盪平東南。誅巢馘讓。遂無望於繼起者乎。殆不然矣。」蓋謂靖港之役。國藩投水縱不獲救。大功亦可告成。即全局初不系于國藩一人之意。其目中之國藩。與時論良有異同也。

【更正】第四十期所刊談薈倒數第一二行『文學根柢』誤排爲『文字學根柢』





夢中的一吻

何一雁

某城商埠經五路，是一條南北的街市。到了極南頭，馬路上便逐漸冷清起來。繁盛的商店。是絕對無有的了。只有兩旁的幾家住宅，和些狹小湫隘的小店小攤兒，勉强點綴成個街市模樣。

在這盡頭處，有一家小住宅，恰好座落在本市界線的邊兒上。市內修築的馬路，就在這家向南的牆邊，戛然中止。再跨一步過去，便是市外的鄉間，滿眼盡是些田園景緻，因此更為顯得僻靜，毫沒有城市中熙來攘往的氣象。

這所住宅，佔地不及一畝，卻分成兩個院落。靠北的一所，是尋常的四合房，靠南的只是一個小跨院，僅有臨街的和裏面的東西兩排房子，各有小屋三間，並且西裏面的一層挪移出來好些地位，另外在東屋後面闢下一所小園，便格外擠得這跨院很小。

這屋的主人，姓黃，僅是個中產人家。前兩年。這主人不幸病故了，撇下一位夫人，年紀已將近五十，膝下無兒，只有個十歲開外小姑娘。所遺留的財產，便就是這所祖傳的住宅，但是早已押給人家，變成了借欵的抵押品。從實際上說，只不過遺留下一筆負着重大利息的債務罷了。

可憐的黃夫人，撫孤守節，撐持這個殘局，動產是一些沒有，母女們日常生活費既已難籌，還須負擔着這房產押欵的利息。沒奈何從節省方面上打算盤，縮小範圍，騰出正屋四合房出租，又將跨院臨街的一排房子，另闢一個大門，租與一家小雜貨店，自己帶着女兒搬到跨院裏東屋三間去住。伏處一隅，撫今思昔，已自淒涼得很。無奈房屋的地點又太偏遠，房租收入極薄，含辛茹苦，省吃儉用，雖可勉强敷衍生活，還是支付不出那筆押欵利息來。更談不上贖回故業重興門戶啊！

這一天。黃夫人正為房屋的事，異常傷感，滿懷的愁煩，沒地方訴說去。只悶坐在屋子內。將女兒摟在懷裏，嗚咽着說道：「珠兒呀！你知道我們快要住不成這所房子，要另外搬家了嗎？」

不解事的珠兒，搖了搖額角上的短髮，很詫異的問道：「這不是我爸爸留給我們的房子嗎？住得好好的，幹嗎要搬？我不去。」

黃夫人觸動了哀思，忍不住流下淚來。哭說道：「傻孩子！我又何曾願意搬只是有人逼迫着我們，不能不搬啊。」

「誰來逼我們搬家？」珠兒仍是繼續的追問。

「哎！你小，無怪你不清楚，待我來告訴你。」黃夫人就詳細的說下去道：「這房子雖是我們的，只因你父親臨死的前一年

，時運不濟，手邊拮据，向城裏瑞有錢莊，借了一千塊錢，將房子作抵，押給人家了。可憐你父親辛苦一世，也蹭蹬了一世，臨死也沒贖出這房子來。剩了點現錢，一塌喪事也就辦完了。到我手裏，一個寡婦，世態炎凉，得不着任何人的幫助，更那有這個大力量。如今貶貶眼已是三年，借欵到期，連本帶利一千七百多元，一文錢都還不出，人家自然是照合同收房子。前幾天，已惡狠狠地派人來催了好幾趟了。要想不搬，行嗎？」

黃夫人說到了最傷心的處所，眼淚如雨點一般，全滴在珠兒的秀髮上。不由將珠兒摟得更緊，大哭着再說道：「兒呀！不久我母女就會被人活生生閧出這屋子，祖上傳下來的惟一的家業，眼睜睜不能保，要落於他人之手。從此我母女二人也就要飄流在外，不知何處是我們容身之地了。你年紀還小，將來的日子正長，眞不知怎麽過。若只是我一個人，拚着一死，也就完了。如今替你想，這黯淡的前途，我眞有些害怕啊！若是大大的苦了你，我怎能對得你死去的父親住？天啊！你死去的父親。怎麽半點也再不來照顧着我們？叫我孤單單一個人，過這種日子，挑這種重擔呢。」

珠兒靜聽了這段說話，心裏不由起了一種無名的悲哀。再見母親哭得如淚人兒一般，天眞觸動起一點小聰明，伸出小手來攀着母親的頸脖子，撐開一雙晶瑩的淚眼，撒嬌似的說道：「媽！你不要難過，他們既要這棟房子，就暫爲讓他們拿去。等我將來長大了，唸好了書，掙下錢，贖回來孝順媽，你看好不好？媽不常說我是個有出息的好孩子嗎？」

「好寶！眞有志氣！但願盼到這一天，就好了，娘辛辛苦苦，無非爲的是你，靠的是你一個人啊。」黃夫人痛苦中得了這點安慰和希望，心下一寬，愛念愈熾一邊說着，一邊抱着珠兒在那小臉蛋上吻個不休。

正說間，忽地外面院子裏發了一聲狂喊：「黃太太！有人找。」

「不好了，催搬家的又來了，讓我快藏起來。」珠兒驚慌失色，不由也急叫了起來。

黃夫人心下也正自恐怖，但知道是躲避不了的。趕忙揩乾了眼淚，望着珠兒重重嘆了一口氣，並做了個手勢，教伊別要亂動。便硬着頭皮，踱到門邊，掀開了帘子，站立着正想問話。卻見來的並非是瑞有錢莊派來的人，乃是個身體魁梧鬚髮蒼白服裝樸素形容怪異的老頭兒。問訊問到外邊小雜貨店裏，由一個小伙計領導了進來，故而幫着叫喊了一聲。

那小伙計見黃夫人已經出來，便悄悄退去。那老兒植立在院子中，忙伸手摘下頭上一頂毡帽，很恭敬的行了個鞠躬禮，目不邪視的說道：「對不起，驚吵了老太太，我是來租您房子的。」

「我家房子都住着人，沒曾招租呀。」黃夫人很不耐煩地如此回絕。

那老兒卻還是不走，從從容容的仍是說道：「這個我知道。並且我還曉得您的房子早已押給了人，這幾天就滿期了。我想繼續着轉押到我手裏來，價錢我可以出到兩千元。我想，您拿了這筆錢，還了那錢舖子的本利，或許還有點富餘。我不爲別的。只貪圖這個地方淸靜，很合適我住，所

以我沒有什麼條件。只要求將那正屋四合房，劃歸我住家，不要我的月租，我也就不另外取借款的利息。而且您也免得搬家另外找房麻煩，仍在這跨院裏住好了，小雜貨店的房租也仍由您收，請您放心答應我，決不會另外有半點囉嗦的。就是那四合房現在已有房客，也由我去交涉，請他搬家，貼他點搬家費我都肯，用不着您多操心。我老頭子爲人性子直，不會說話，有什麼說什麼，請您多原諒。最好是立刻說妥，立刻我們就訂約交錢，彼此都圖個爽快。」是這樣一口氣說下去，好似預先巳打好了腹稿一般，滔滔的說個不絕。

黃夫人一面靜聽，一面留神細看那老兒，高大壯健得異乎常人。一部連腮花白長鬚，亮炯炯的眼神，筋脈僨張的面部，另外還有幾塊紫紅色的小搬痕，揑着帽子的粗巨的手臂，巍然直立的身軀，穿著一身青布的袍褂，全顯得儀容嚴肅，是一種正直的表現，倒不能疑惑他是個信口開河別有用意的壞人。只是想到條件如此寬厚，總未免有些奇異。但在這危險的關口上，有這樣救星來解這個大圍，使伊們能不離開祖傳的房屋，免卻流離失所的痛苦，又可剩一點錢過日子，以後的生計也仍然有着落，總是喜出望外的了。便欣然答道：「請老先生裏面坐，我們好商量吧。」

這老兒遵命走進屋子裏來，黃夫人讓他坐下，敬道一盃茶，問他「貴姓。」這老兒立了起來應道：「賤姓趙。」黃夫人忙道：「不要客氣。請坐。貴處那裏。您今年高壽啦？」那老兒仍是每問必起的答道：「就是當地人，快六十歲了。」

黃夫人又道：「您眞康健啊！承您的情，要搬到這裏來住，您府上人口多嗎？」那老兒忙道：「不多。不多。不瞞老太太說，我本是個窮苦人，耍手藝當鐵匠出身。靠着一雙手，少年時候掙了點錢，開了所小五金行，生意也還好。如今因爲年紀老了，嫌麻煩，新近將舖子收歇，所以才打算轉典您這房子，來這個淸靜地方休養。」隨後便催趕快定局，又說；「用不着費大事，寫一張字據也好，不寫字據，單寫一個租約，言明付兩千塊錢，作爲預付十來年的房租也行，絲毫不多計較。」

黃夫人這還有什麼推託的。仗著自己能寫，忙寫好一張租約，請前面雜貨店老板來作個中證人，雙方登時簽好字，各執一張爲憑，這場交涉就算很迅速的辦成了。連那雜貨店的老板，都非常詫異，暗想大地間竟碰得着這樣的巧事，這樣的好事，黃太太運氣眞不錯呢。

這租約的內容，自然完全照着這老兒的意思。只有期限的規定，因爲黃夫人千感激萬感謝的說道：「難得你老是個爽直人，我也不用說謊話。我母女孤苦伶丁，正爲此事作難，你老這樣辦，眞同救了我母女倆的恩主一般，連我家祖先都感謝您。這期限，我眞不知怎樣說才好。論實際，我的房子本是完全扔了的了，論價值，這多錢也夠全部兒買了去。我看，不如寫上永遠二字。我母女倆能承情保住這小跨院，已是足夠的了。」

但那老兒只是不依，連稱：「我老頭子不是圖利錢貪便宜來的。我自有我的打算，用不著謝，租房子總應該有期限的。我不能永遠霸占人家的產業，寫上十年的期罷？每年不過二百元，已夠公道的了。」

無奈黃夫人總嫌過意不去說是：「一筆整

致，利錢並在少處何況還救了我家的危難。」再三推拒，才改成了十五年。那老兒雖不再固執，但祇微笑著道：「那裏用得著這長久的年月。」

租約寫成後那老兒便從貼身圍腰的板帶裏掏出一個小紙包來遞與黃夫人道：「這就是兩千元鈔票，請您點收。」黃夫人接過一看，一百元一張的二十張，疊壓得很緊，好似特爲預備好來的。再三道謝的收下，那老兒也收好一張租約，滿面兜下笑容來，高興非凡，立刻便告辭要走。

臨行，只交代了幾句話道：「請老太太快先了清錢鋪子的帳。至于我那時搬進來，倒不必忙，我自會辦去。」隨又看見立在黃夫人身邊的珠兒，笑指著說道：「小姐，眞長的秀氣。」黃夫人方欲叫珠兒鞠躬送客，他已大踏步走出屋外了。

黃夫人驚喜的神經有點昏沉沉的。對于這老兒的底歷，本想還有許多話要問，可沒有來的及。何況這個奇怪的客人對他只有感激的餘地，並沒有選擇挑剔的可能，細問也是沒用，只從租約上面再看出他的名字是叫「趙心叁。」

回進臉來，見珠兒還癡呆呆地立在屋角落裏。雙手抱了起來，歡天喜地的說道：「現在好了，用不著憂愁了，這都是我小寶貝的命兒好，天才打發這個奇怪的好人來救我們。不然，那有那麼巧？」

珠兒小手兒指着門外道：「這個老頭子我有些認得，他常在我家大門外麥田裏走着玩，我看見過多少次呢。」黃夫人慢慢想起，似乎自己也曾碰見過，只是記憶不清。

※　※　※

有了錢，萬事都容易辦舒齊。一星期後，這老兒果然搬來了。聽說貼補從前那家住戶的搬移費，又被人敲了百元開外。爲了這所不大像樣的舊房子，眞是很肯花寃錢呢，左鄰右舍都是那麼詫異的談論着。

但搬來的只是那老兒孤單單一個人，不惟沒有家眷，連伺候他的僕役都沒一個。第一天進門，曾親到跨院裏來向黃夫人打了一聲招呼。黃夫人讓他進屋子裏坐坐，他連說：「不必打擾了。」只在院子中很有禮貌的站了一刻，就昂昂然走開去，算是他特來報了個到。

黃夫人初以爲這老兒租住一所四合房，多少總有幾口人，或許一時來不及，隨後會搬來呢。想當面問幾句，沒等開口，他却走了。因爲很感激他，特地領着珠兒走過去，作第一次的訪問，盡一盡東主的禮誼。到了那邊一看，四合房竟開空了三面，那老兒只住在上房三間裏。珠兒照着母親的囑咐，在院子中高聲叫道：「趙伯伯！我媽來看您。」

那老兒聞聲跑了出來，神情似乎有點慌張，立在屋簷邊徐徐說道：「當不起！當不起！」却並不向裏屋讓。

還是黃夫人勉强闖進他屋子裏去，只見裏面陳設得也很簡單。一張舊鐵床，幾件桌椅，幾隻木頭箱子，一些炊具，大概是食住二字全在這裏了。

黃夫人說了些寒暄客套語以後，又誠懇的致謝。那老兒一聽，便連忙阻止道：「這是小事，不必多提了。」黃夫人又問：「府上人口還沒來齊嗎？」那老兒微笑道：「就只我一個人，不過我愛清靜，多的房子可以讓他空起來，我閒着自會常打掃的。」

黃夫人遲疑了一會．見這老兒什麼話都搶先回答得很乾淨，又說得很斬截，似乎是討厭多說話。自忖是個孤孀，也不便多于和人攀談。雖覺得這老兒有些古怪，但決不是什麼壞人，毋須多擔心。何況還是定了局的事情，便只好告辭回去。那老兒很恭敬的送到門外，也就不遠送了。

從此住下去，隣舍們對於這老兒更越發奇異起來。一個人住這所大房子，深居簡出，親戚朋友很少見來往，只偶爾到田中散散步，見了人大模大樣尤為不願多講話，沒有人和他親近，也沒有人和他爭執，平日價買些糧食菜蔬，對付弄著吃，日子過得很省儉，卻又過的很寬裕，不嫌寂寞，也不怕麻煩。他的歷史，間有一二人知道，當鐵匠出身，開過五金行，都是實在的事，沒有什麼靠不住。但是無緣無故收歇了生意，特地找到這裏來過這樣清苦孤寂的日子，真不知是那一種奇僻的性情。

過了些日子，這老兒雖沒曾再到過黃家這邊來，卻不知怎樣，在大門外遇見珠兒幾次，竟漸漸交談得很親熱。但是偶爾再遇見黃太太，仍然很具禮貌的鞠躬致敬而外，再也無多話說。

珠兒見這老兒面容嚴肅、本有些胆怯想躲避的。但幾次都是這老兒很和藹慈祥的摩撫著她，便漸漸也樂與這老兒親近。他平日對人是最不喜說話的，對于珠兒，卻甚是例外，好似倒縮回去五十多歲，也變成了一個小孩，與珠兒談大談地，有說有笑，彼此都興會不淺。隣舍們又以為十分出乎意外，他與黃家人真是特別有緣，隣近的好房子與好孩子有的是呢。

黃夫人初見珠兒與這老兒親近，還有些不放心，常諄囑少在外面耽擱，早些回家。但珠兒此時已經上學，早晚在門口走過，總容易遇見這老兒，點點頭，招招手，微笑了笑，又總容易交談上。

這老兒對于珠兒的讀書，贊成的很熱烈，常常很感慨地勉慰著珠兒道：「孩子有書唸，是人生最有幸福的事。我老頭子小時候命苦，在打鐵匠手下學徒，衣食都不過全，那裏還讀得起書。但到了老來，便任什麼都不懂，被旁人瞧不起……」隨又指着他臉上瘢痕與珠兒看：你瞧！這都是打鐵時候被火星濺傷的，別提多麼苦唎！那裏比得上讀書人的尊貴和享福？小姑娘福分大，小時候有書唸，是應該好好用功的呀。」珠兒很機靈的答道：「我讀書練本事，為的是將來好掙錢孝順媽呀。」這老兒聽了更是高興，伸起大姆指來狂笑道：「好姑娘！真有心眼。」

從此，這老兒便常買些紙筆墨硯，書本兒，字帖兒，書包，玩具等等，送與珠兒作獎品。黃夫人念他是喜歡孩子的好意，也不便拒絕不受。珠兒卻益發與這老兒談得來，漸漸被這老兒邀到他屋子裏玩耍。夜間回家來將情形講些與母親聽，因此黃夫人便中又知道些這老兒平日生活的狀況。說也好笑，這老兒自從有珠兒常來作伴以後。忘了他偌大年紀，竟也學小學生埋頭書案讀書習字起來。特地在市上買了些字典，尺牘，教科書，寫字帖，格子紙，信封信箋之類。堆滿了一桌子。每天胡亂弄了兩頓吃食以外，就十分用心的翻字典，認字，有不大明白的，竟常向珠兒討教。後來又動手學寫，鋪開一張十六行大信箋，一壁寫 一壁還翻上兩個大眼珠出神的想着，直似著作家作文稿一樣。有時寫得

很高興，有時又遲遲不能下筆，眼見得是很焦煩，有時有個把字弄不清，另寫在一邊問珠兒：問清楚了，又趕忙很鄭重的補寫上。珠兒有時想討過來看，並問他寫作些什麼，他總連忙雙手壓着笑道．「寫着玩的，你不必看。」因此珠兒總猜不出他的作用，只見他這篇洋洋大文，寫好了又改，改好了又寫，換了無數張紙，寫了二年多的工夫，還沒正式告成

這兩年中，這老兒關顧黃家，越發體貼而又厚重。常送珠兒的讀書用品不算，另外還時時送些衣料鞋襪，與珠兒穿着，又常揀些食物與平常生活上必需要的物品，送與黃家度日子。但他送禮的法子很巧妙，很不着痕迹，絲毫現不出來是周濟，是恩惠。譬如送一石米，他總說：「我吃了這米還不錯．買得多了，你們也嘗嘗罷。」黃夫人屢屢收受得不好意思，辭又辭不掉，每每向他很懃懇的致謝。他又總搖着手說道：「小事！小事！不用多提了。」鬧得黃夫人心下又是感激，又是疑惑，看他這些舉動，實是成心周濟我家而來的。並好似毫無所為，毋須猜疑，但我家與這個人有什麼特別淵源呢？他有些詭秘的地方，和孤僻不合衆的性格，又似乎近于瘋狂。但對待我家的這份深心，却非常精細，這是瘋狂人所做不出來的，何況從來未見他與人爭鬧過呢。」

有一次，這老兒那邊忽然起了一陣喧嚷。大衆忙過去看，只見幾個身佩着小徽章手拿捐冊形式似機關中職員模樣的人，與這老兒在大門口吵鬧起來。

這老兒今天不知犯了什麼病症，簡直變成個瘋狂的人。鬚髯戟張，圓睜雙目，一根根的青筋，顯暴在猙獰的面部上，比一頭凶猛的獅子還可怕，搖晃著一雙銅筋鐵臂般的巨手，暴躁如雷，在那裏亂吆喝著。

「…我不懂什麼叫著社會公益？我是個窮苦孩子出身，打鐵的出身，一句書沒念過，社會向來瞧不起我這個人，向來沒帮助過我這個人，我也不要人帮助，不要認得什麼社會。憑我兩隻手掙飯吃，社會與我毫不相干，也用不著我這不够格的下等討厭的人，夾在高貴的社會裏丟臉。什麼捐找高等的人捐去，我本來不够人，找我做什麼？別找我麻煩了，快走開去！快走開去！」

罵的那募捐的人紅著臉向大衆看熱鬧的人說道．「你們看，這個人好不講理，我們不過懇請他担認點公益捐，他不捐也就罷了，竟好生生鬧此脾氣。」

「我說過了不捐，就該完了，為什麼還嚕蘇，先數說我不顧社會公益。」這老兒怒不可遏的又回答着，唾沫幾乎噴了募捐員一臉。那幾個人曉得非理可喻，便搭訕着道：「看你有一把年紀，讓你，我們走好了。」他們去後，看熱鬧的人也便散去。從此大家又傳說着，這老兒眞兒，還是個牢騷滿腹憤世嫉俗的人呢。

這老兒第一回發了一陣野性子，餘怒還未止息、恰巧珠兒下學歸來。一眼瞧見，一聲「伯伯」一叫，登時抹去野獸般的面具，又放下笑臉來，仍回復成個慈祥和藹可愛的老人。攜了珠兒的手，向走慣了的麥田邊散一回步，浩蕩的長空，青葱的野景，更點綴着這一對白髮朱顏，忘年的朋友，逸趣橫飛，天眞流露，又是一番清新和美的景象。

（未完）

時人彙誌



高紀毅

高紀毅。字仁旃。遼寧瀋陽人。年四十一歲。曾任遼寧全省公安管理處處長。現任東北交通委員會副委員長。北寧鐵路管理局局長。